葵庵集 人

序 奈天 附錄

記 誌

跋 〃 行狀

gift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ANMUN
SEP 1 1967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十三

正五色論

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成綠東方色
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成碧西方色
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成紅南方色
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成紫北方色
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成騮中央色

葵菴元集卷之七目錄

序

鄉約契序
送李東望 柱泰 之燕序
季秋晦送舍弟進士紹歸覲序

記

農隱堂記
廣濟軒記
拙軒記
時雨軒記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大衍亭記
雲草齋記

跋

大明處士李公尊周錄跋
書忠剛宋公 偘 誌狀後

祭文

侑故海白居士文
祭仲考學生公文
祭別檢內兄尹公 陽昇 文
祭說書再從兄 一源 文

祭淸溪處士丁公 就愼 文

祭表兄宋公 益煥 文

祭內舅僕正尹公 鶴齡 文

祭說書再從兄墓文

祭別檢內兄尹公墓文

祭宋主簿 學臣 文

汭陽君祠宇禮成祭文

春秋丁享祝文

祭亡弟叔海文

祭李穉重文

祭亾弟注書紹文
大平洞墓祭文

卷之八

誌

巨谷公倡義錄誌
此君軒尹公事蹟誌

行狀

三島判書公行狀
默庵李公行狀
華山金公行狀

卷之九

附錄

行狀

墓誌銘

墓表

祭文

跋

葵庵元集卷之九目錄

葵庵元集卷之七

序

鄉約契序 甲午

於戲幸矣哉吾人之生也林林芸芸萬物之中獨全五行之秀氣得爲最靈已幸矣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中不生於邃古鴻荒之世不生於衰季閉藏之時而得生於午會文明之休運亦云幸矣又幸而免作廢人婦人之人而得爲衣冠男子之人凡爲斯人者克念其爲人之理各盡其作人之道百年斯世和翕且康則是豈非人中之好人而幸中之大幸也哉

嗚呼我亦人也彼亦人也天下人人均是吾同胞中一槩人則我之幸卽彼之幸彼之幸亦我之幸獨幸其幸不若與衆幸同其幸焉獨人其人不若與衆人同其人焉大易所謂同人于野者其以是夫若昔大同之世人無二心人皆一德不約而同不戒而同蓋無所事於誓誥契合之爲者矣自三正以後風始漓矣俗始訛矣漓而異者不得不合而同之乖而貳者不得不正而同之於是乎國有訓會有盟鄉有約以至閭里亦有修契之風夫所謂契也者契而合之合而同之之謂也人之不入於匪人幸之不歸於不幸

安知非有賴於古君子因時匡直隨事補綴之盛德至意也耶吾洞古有契契以松名盖所以嚴其禁而一衆志也立事之始一面三里合而爲一其後三分又其後則一里二里尚存而獨吾三里廢而不存其幾何不爲一二里所笑而里人之不幸爲如何哉余於辛卯始入此洞多見名分之未甚正紀綱之未甚嚴心竊慨然問于村人始知洞契興廢之所已然者乃敢有意於重創之周旋一洞盖亦四年于玆矣何幸今者洞中二三君子發文會議求所以復立之計則僉意同然咸曰幸矣一舉而大契遂成此可見人

心之所同而亶可謂一洞之均幸也嗚呼燈山拱前亭川轉後維南有奇天馬驅馳維北有異天鳳翺翔自松亭入此洞隱然若壺中之一天地我未知此間釀出幾許英俊而大約戶不下數百人不下半千亦足以試張氏之井田呂氏之鄉約今夫一卷冊子名目昭森十行完文條約峻整于以揭名分之正紀綱之嚴而僭越者黜之傲慢者罰之斫松者罪之濫屠與濫釀者禁之草竊者奸宄者搜覈之屏棄之要使人心歸一人事會同庶幾一洞共享淸明之樂則此其所以爲契者亦異乎人之貨利之爲者乎然而春

秋講信上下同樂不可但無飲食以和洽之茲聚若干物以爲資行之有年用之有餘則以補民瘼亦庶乎仁人恤下之政矣惟我契中之人盍亦思吾人之所以爲人而各勉焉入則孝出則悌上焉愛下焉順相與之舞蹈乎同得之天以樂夫吾人之所同幸也我入而孝則人於家矣出而悌則人於外矣人於家幸之始也人於外幸之中也以之克明其修齊治平之道得行其修齊治平之事則此又幸之終也幸於始幸於終其爲幸也眞所謂幸中之大幸人於家人於外其爲人也眞所謂人中之好人苟或徒有人形

而不知人之性但有人名而不得人之實則圓顱橫目非吾所謂人也上弁下履非我所以人也天之所以幸於我者如彼其多而我乃自歸於不幸之地誠可哀已亦可怕已惟契有會十日所視盖有不可捐者亦有不可恕者嗟我同契之人曷不念玆哉噫是契也昔創而中廢旣廢而復興興廢之數無亦有關於洞運而前車之覆非後轍之戒乎瞻言四山有松蒼蒼一洞之中佳氣鬱然生於斯而居於斯者能一其心克醇其風則牛羊斧斤之禁盖亦有不禁之禁而牛山之木將復見其美矣尚安有屠酗偸盜之憂

乎仍舊名松良有以也而抑亦敢以寓存羊之義云爾

送李子東望 桂泰 之燕序

吾生也去中國萬有餘里北望醫巫閭西南限大海礫礫然狼瓜鯨牙之集而如林者吾又不可津而蹊也坐是東方之士夾鬣髦而稱中國者白紛如也莫或有焉牛之風然今自搢紳簪組外以及閭竪田叟其言中國山川人民謠俗物華方貢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有秦漢唐諸家仁人任士所驅騖之蹟歷歷在唇牙間何也以其所讀之書皆中國也中國之書

以萬數我必取六經四書周公我師孔子孟我儀洛閩我導是我亦中國人也巾吾章甫服吾逢掖絃用二南舞用九韶夫子步與步顏之趨與趨是不唯中國而殆洙泗人也中國之人以億計其不讀六經四書纓髳胡服短衣瞋目而事刀彼乃非中國人也嗚呼使吾而詩書中國衣帶中國泱泱乎大風也者自箕聖之東封肇焉與我明　高皇帝光天之寵未衰中國有聖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然者天下以春秋之柄不與中國而與東方也章章哉吾又聞古之賢人飯牛而相鬻羊而輔屠魚者作天子師中國之用

材也若亾憾者然老聃適流沙師襄入于海吾夫子有九夷之思今之天下其亦有含中國而彷徨者乎吾友李東望讀書於東方與余同年進士旣余登第而東望猶鬱然褐也乃邑邑不樂以爲東方無知我者隨聘使燕都思一大觀於中國余自國門出而餞之曰勉之矣燕都故帝京也土風多感慨聲子其摩金臺而集於市如遇擊筑者卽以我語呼之一呼而不應二呼而不應三出而歌曰秋風酸易水寒彼都人士脩劒如竿函中圖血模糊咄嗟慶卿豎子魂有無歌竟彼必有聞其聲而泣數行下者詩書禮樂盡

在東矣卽是中國知吾李東望矣

李秋晦送舍弟進士紹歸覲序 乙未

君之歸亦晩矣吾有所徵毖竊爲君憫有是行每思告而善導之非謂斷然廢却只欲如鄒夫子所謂勿忘勿助長而已也惟君爲才氣所使每急於進取卽莫我聽從況上有兩尊不惟不禁而或誠之諄諄曰擧業猶餘事專心學問等書可也其在乃兄克承庭訓更加勸勉豈不當然今於此行尤多所感焉嗟我與汝未敢稱老而已老矣歸而求之則且有餘師之自得惟季紹勗之哉

記

農隱堂記 戊戌

吾友全城李時晦 名燁 結廬於瑞石之下因自號其堂曰農隱蓋志其隱於農也與余遇於洛之中以其所自序者示之既又求其說余謂農非可隱之所時晦又非隱者流其文學足以華國才德可以需世則天之與時晦者不偶然而時晦之所以有諸己者蓋將以達行於天下也時晦奚宜隱隱又奚爲於農哉嗟乎時晦我之知己也竊詳其爲人慤厚沉默內蘊華國之文而闇然乎其無文中懷需世之才而泯然乎其

不才要其持身處世直一逡巡樸野人耳吾以是知其隱於農也非偶然而已也何者以晦之文而混迹於耕傖稼隸之間以晦之才而從事於荒疇穢畝之中欣然樂而若將終其身則晦之農以爲隱也大矣哉而況賜耕而兩種春畬而秋穫上以順乎天時高燥之黍稷沮濕之稻秧下以循其地理察候相宜服勤僇力衣食焉是資粢盛焉是備則中亦不衍乎人之事矣時晦之經綸事業於此乎可窺其一二則晦之爲農也其諸異乎人之爲農而農之所以爲晦之隱也其非所謂遵養時晦用晦而明者耶觀子之名

與字可知已然則子之隱也其亦不隱而大隱者也嗚呼時晦今日亦隱於農乎以半世執耒之人爲今日釋褐之士舍襏襫而被錦繡擲金鉏而拄玉笏蹌蹌然鳳儀於淸明之朝則今日之時晦其果不農而仕矣不隱而顯矣平生農隱之素養吾可以考諸行而驗諸事也雖然時晦一時晦而已向也之隱於彼惟我時晦今也之顯於此亦惟我時晦晦也於今依然爲農隱之人於仕顯之後治民如治田爲國如爲家而向所謂天時地理人事三才之道並以前日之所爲推而擴之引而大之措世道旣菑而復畬致民

生旣富而方穀則是晦也雖顯於世而其爲農隱則自如也又况身巖廊而志畎畝名竹帛而夢耒耜鑄唐陶虞自視若虛雲之過去耕莘築巖毋忘其基地之得來則時晦之所以爲時晦者於是乎一而已矣及夫攀龍之能事已畢聆鵤之舊業重尋則桑楡暮景吾將從子乎光之野相與之明農惟吾子其勗之哉

廣濟軒記 在庇仁 壬子

不佞猥蒙 聖恩自臺閣出宰是縣縣之小如斗而其名庇仁之義則大矣廣覆之謂庇博施之謂仁仁

而庇君子之道體用具焉夫豈愚魯志所可幾哉然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雖未敢
遽議於仁之庇而仁庇之實固未嘗不自此始始余
以是心來坐政堂無扁額乃敢肇錫曰廣濟軒
蓋取諸縣名本義而推演之爾手自書之刻而揭之
凡居此軒者常目在之顧名思義則其於爲政乎未
必無所補而庶不愧爲是縣之宰愚庸是自勉又以
勉夫後來之僉君子

拙軒記 丙辰

拙翁金大集名命允以拙自號請余爲其說曰子則

工於文文我之拙可乎余曰子誠拙拙焉已矣一拙字足矣何求於文文又何取於工使我有文而工未敢以記人之拙吾亦拙者發於文甚拙以拙記拙無所不可然子且先言夫子之所以爲拙之義焉惟天下盖有工與拙二岐工也好拙也未好工則利拙則不利人情莫不趍工而舍拙子獨何心不欲工而反拙爲曰天生吾拙雖欲工得乎吾性拙吾氣拙吾容貌拙吾一動一靜無非拙握管而艱澁文莫如吾拙發口而迂濶言莫如吾拙衣食不營資身之策拙炎涼不知處世之方拙早以經濟爲心而才調拙晚以

醫藥托意而技術拙拙於訓子子不識丁拙於交人人無知己惟有蒼蒼在上監我之拙拙而復拙是吾平生則以拙爲號不亦宜乎余曰拙拙哉子之拙也凡內拙而外工者其工也假矣內工而外拙者其拙也僞矣假也僞也皆人也非天也惟子之拙內外如一純乎其心拙拙之天於內也脗然其行拙拙之天於外也旣天于內又天于外拙翁之拙其天拙者夫余未及盡言拙軒翁笑而起曰何必文爲吾將以此問答說爲吾拙軒記云

時雨軒記 在蘭川 戊午

嗚呼肅之爲邑之號奚以哉環東海星羅碁布而邑焉者無一以肅爲名而惟此肅邑之所以爲肅也古人名命之義應亦有其說矣夫是邑也處大小二國之交際通遐邇八方之賓旅爲其民者宜勉肅雍之風爲其官者宜效肅清之心肅之名言其以是歟是則然矣猶之未也嗚呼邦天乎民民天乎食而食哉出於農則農爲天下之大本而農不能自農必待乎雨澤之時然後成此蓋一天地大同之理而況是邑之土性不沃是邑之水根未洽其所以待而爲田者惟天之有霣是賴則其必揭之以肅者其欲徵之以

雨歟何者其心克敬則其貌必肅肅便有滋潤底理
天人相與脗然乎其無間我滋則彼亦滋我潤則彼
亦潤以我之肅徵彼之雨若桴鼓影響之捷焉是可
與知道者道矣於休今日 聖明在上五事咸廸庶
徵時若渺玆分 憂而爲治者苟能以吾 君之心
爲心以承曰肅之流以宣曰肅之化則又何患夫天
不雨而雨不不時哉不侫慄慄乎 謹補此府見東軒
無額號俯仰多思脉默凝神乃敢以時雨二字扁而
懸之常目仰瞻肅然如臨不覺身在五雲之中嗚呼
後之蒞我而登斯軒者欲知是義盍觀洪範洪範有

日日肅時雨若

大衍亭記

肅之府翼然有亭名曰大衍何謂也大衍者古聖人揲筮之法也其數五十其用四十九其一則存而不敢動以象太極之靜體盖所以成變化行鬼神而定天下之象數明天下之吉凶者則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洪惟我　明明后聖神文武天縱多能乃於萬幾之暇一日觀德于後苑時則風雲之百耦交會與之約十巡其矢各五十也烝在墩下者每巡或二三矢或一二矢或無矢而總之人得數十矢

者鮮矣　穆穆肅躬中道躍如玉弨銀鏃箭箭紅心
中得四十九獨一鏃落而不中嗚呼其不中也異矣
胡然而一不中哉不中又神於中孰謂四十九之中
復中而惟一鏃之獨不及而未之中耶若使五十沒
其數則混淪乎其無動靜之機造化之權也故知非
不能中也又非不欲中也自然而然虛一無爲昭然
暗合乎靈蓍之用數抑亦天將以著我　聖開物成
務之大範圍而其所以不中於的也乃所以中於理
者歟旣又是煌煌劃紙頒下于是府謂關西爲　國
之管鑰而肅又爲關之武鄉也肅之官與民由是感

頌之激勸之是年壬子知府臣金曦當其事克創新構扁以是號乃所以明其數之允叶表其跡之孔神以播之世以傳諸後也厥惟乙卯武臣李馨秀繼至使武士設接于斯而講射之越四年戊午渺玆賤臣惴然後來一登于亭百感弸中爰集射夫結耦省括而皤皤霜髮不文又不武雖欲對揚其萬一得乎惟是勸課之道固當靡不用極而羣少輩爰居其得克勤克敬者鮮矣玆以一鄉之有齒德者立爲都廳二人率赳赳共直之前一望左都主之後一望右都主之惟年惟月守而爲常凡厥規矩也紀律也於是乎

盆巖矣夫一舉而亭再舉而接三舉而都廳日後之踵而至者又欲以何術增飾之哉亭中諸君齊請作文以記之辭不得遂書此揭于壁又作之冊而繫之以完約嗚呼天地可盡而大衍之理不可息棟宇可變而聖人之道不可窮是義也盖有聞於巻中之庖犧氏云

雲草齋記 庚申

肅之治巽維有山曰萬壽山下有德水洞洞中有雲草齋惟我 栗谷老先生妥靈之所也在昔 明廟朝文臣盧慶麟知府 先生以其玉潤來過甥館喜

此洞名暗合姓鄉爲謀數椽杜門讀書盖壬戌癸亥年間而翌年聞九場壯元終爲海東之夫子吾道之嫡傳後之人以以洞擬諸白鹿故事爰有建祠之論乃於 英廟壬子成焉腏享如禮旋又道疏請額未及登徹而有爲異議者託以 朝禁而毁撤之 當宁丁未輿論荐發廟貌重新 恩額未遑華扁先壽金本庵鍾厚錫之是名盖先生幼時夢玉皇賜金字書曰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此乃古人詩而引而喩之以昭百世流芳之兆則紙今大東之家絃戶誦夫孰非吾先生去後之雲與草而惟此洞最

爲襯切今於是齋揭以是扁眞所謂着實題目而況此才俊之鄉有此矜式之所誠亦幸耳顧小子平生慕仰之餘適幸出補玆土得聞前後事必有所感發匹馬秋山草服來尋洋洋故整杖屨如臨餘烝餘香肅然羨嘗苟有人心孰無高山景行之誠哉賤臣乃敢於昨年農疏中道此事特加詳焉已經 乙覽而不以爲不允則今亦謂之私自創建尚閼 天聽乎第恨物力殘薄棟宇簡樸凡百興作未半其工一見再見不覺痛愧遂自割俸出力克竣其事既又薦被齋儒之強請冒書其額繼以一言爲之記

跋

大明處士李公尊周錄跋

悲夫含冤忍痛迫不得已這八箇字今人知其義者鮮矣獨有吾友李敬之每與余說此事輒緊竪裂眦奮然有西山東海之志余因嘗心異而默許之一日敬之以其家傳尊周錄一冊來示之曰噫此吾曾王父號大明處士公遺事也吾子其識之余拜而讀之一篇大義之昭森五條題目之布列百什諷詠之悲壯秪令凜凜乎猶有生氣是可以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矣於戲而烈哉公非當時草野韋布乎余於是

乎始得敬之之所以爲敬之者盖亦有所由來夫噫噫雖使若人而不有命長源而可無一言於是篇哉玆敬校涕而書之以寓風泉之思焉

書忠剛宋公 侃 誌狀後 辛亥

余聞節義是道學中一事二之則不可惟我 朝道學大闡節義於是乎輩出論者輒以 端廟朝諸臣爲最烈盖其處至艱之時立至難之義或死而盡其節或生而盡其分烈烈乎其不可尚已然其不生不死乃艱乃貞深得箕子之明夷者惟忠剛宋公其人乎噫公之狀諸賢之述備矣抑余有所感焉惟其

受命也復命命也方惡三年也惟吾君一而已矣其
事至危其行只特其心只一死耳而其不死天也以
之遯于山狂于海不耐人事之若之何其而只盡吾
天理民彝之所當止而止則其生也亦死也而其死
後數百年凜凜然至今猶生蓋盡節之死盡分之生
公實兩有之矣然而泯蹟於死生之間從容於性名
之際終使民無得以稱焉是豈一時氣發所能卒然
辦出得嗚呼公之始終多不傳而所傳諸天下萬世
者惟忠義字而已世之欲知公者盍亦於讀書窮理
上觀焉

祭文

侑故海白居士文 癸未

嗟爾魂之無依兮托山坡以若菽閱百年之滄桑兮渺楚些而誰招余生晩而未遝兮凭故老而聞風繫蘿笠於山春兮生爲主於此中鳴竹節於巖月兮死留魄於玆庭偕靈邱而始終兮浄水碧而華盖青扁百千以新面兮撫古躅而遐悲憫永餒之啾啾兮修薄具而侑之奠天龍之餘嗅兮冀優婆之來歆翊尊神而護基兮庶不祥之呵禁

祭仲考學生公文 丁亥

維歲次丁亥十一月辛卯朔二十四日甲寅卽我
仲考學生公大祥之辰也猥惟朔日辛卯從子長源
縣諳在京泣血爲文賫送于家且戒家人稱小奠而
使弟興源以待癸丑之夕敢昭告于　靈几之前而
哭之其文曰嗚呼公之棄世倏焉二寒時移事變有
悲有歡悲莫公知歡不公見儀刑寢閟謦欬日遠小
子猶子寧不沉痛追惟往事有淚先溯養生送死克
勤于家吊死問生亦誠于他彰善辨惡鑑明衡平解
紛應變機活籌贏今焉已矣渺玆疇繼壽不滿稀名
不顯世孰善可勸視天茫茫抱此長歸倘夜不賜在

昔 王考毓德實深震坎艮並巽离兌兼冈大冈缺爰及桑檢榆谷深深怡溪在隅古人遺基懶翁青蘿公實其隣東亦對牖有鳥在原載飛載鳴垣堵蕭然曾不虧營秋深楠林春滿金華野酒山蔬塤唱篪和有古遺風知者兮誰其樂只且百年以期夫何理數圓則有缺乃自辛巳于天降割越至明年禍延梧谷時我老父公與偕哭乙酉一哭老父惟弟今人莫如皓首橫涕人情到此能不傷生矧爾衰從一身煢煢罹兹巨創保性尚幸天且不吊歲又在丙人家禍變實斯空觀抑公招招非鬼伊媾瞻彼五巖有累雙墳

吾祖攸居靈或是安然非克襄緬禮方謀小子無良
辜負悠悠情爲禮奪服降厥期命在所重事或權爲
且念玄羊資送西行囙副盛眷三歲無名今又在玆
寧適是月浩然將歸勢難越厥几遂之輟躬未哭訣
菲薄之奠尚云倩酌平生依仰果今安在暮境期望
恐或曖昧幸而明春三解一得歸告廟宇只增悲臆
念念來頭家戶多責臨終之命永言無斁乃懲乃則
克和克敦庶謁魯恭無忝我門更追前志訓進後昆
如此而已非敢徒言是夜一心交孚千里母曰在遠
若躬將奠云云

祭別檢內兄尹公 陽升 文 庚寅

維歲次庚寅四月二十八日乙亥奉正大夫行 穆陵別檢尹公病卒于家命也京鄉士大夫聞之莫不爲之嗟惜行路亦爲流涕越明年辛卯三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其表弟長興任長源謹以薄奠荒詞來拜于靈几之前而哭之曰哀我內兄知我來斯莫響莫像其又不知不知誠悲知亦愈悲知與不知悠悠我思嗟嗟乎兄胡然而此有龍其興忽焉中蹇有材方用忽乎乃萎旣揚旣錫旋抑旋疏天亦何心我昧其理公質剛明選筭足期公心仁善茂祉是宜家之

麒麟國之璉瑚臺閣風彩府果宏謨朝暮且俟早晏
其分洛士咸稱湖人共贊肇發其軔前路修長何柰
雲衢反陟帝鄉官止六品壽欠五旬期待倚靠揔或
前塵憶昔玄羊兄始唱臚時弟計偕蠖屈春曹一南
一北臨分賚予維廣攸羈我夢公問龍竿入園其兆
孔異湣灘維夏相握泮水公患時痢我藥我醫日月
乃瘳歡笑嬉嬉言及親老淚眼相視一心交勉盖不
外此惟弟不敏尚玆無成惟兄克肖繼厥家聲於揚
簪纓王考遺刑槐院策深名達天聽 穆陵蒼蒼躬奉
仙寢出典邦籍亭備驍長不吊于天維丑之春栄卷

莫逮孝思靡仲日後専城有指風樹至慟至恨在玆而已豈意昨年奄忽繼逝猶不悔禍伯兮偕之噫噫德門其凶其勇我時西遊未及承訃一夜之夢公錫我符只謂相愛情志遠乎忽有風耳繼得家書云公棄世在夏之初自聞是報我心疑疚如癡如狂其然其豈客臘返覲老慈曰咨仲氏見訪言亦凄悲今我來叩惟几帷筵矒焉易像聽之何言始覺昔夢靈來告歸愛我護我何乃至斯嗟嗟我兄其果逝矣仁不可爲善不可恃曩日疑疚至此叜加於理於情折衷謂何抑以純孝未忍離親留亦無樂翩其隨跟若果

然矣似孝非孝祖烈誰繼家業誰護無乃淸姿厭世溷濁亦或上界修文赴職將留餘福永昌厥胤反覆思惟終莫之準顧我於公如親弟兄蚤歷居鄉羽翼在京高門和彬鄙家永紹將翺將翔偕我蔚起庶躡公塵庶接公芳公不是侯有何所急同吾再從曠此一邑維運之閑孰主張是嗟嗟乎兄不復覩只終不復覩終不可忘前冬入頓得詩五章維泮之水其流潺湲我有所懷於焉盤桓維泮之流其鳴咽咽我懷不見中心結結維泮之岸宛其舊館我將往求忽焉悟歎若人也至斯彼天乎天不可知今誦此詞以申

余悲劍又今夕舅氏終祀公靈不昧僾然來止玆將
哀辭兼薦小奠先告舅氏公筵滿腔煩鬱愈結
不弛哀我內兄知耶不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說書再從兄一源文

太歲庚寅閏五月初九日通訓大夫行司諫院正言
任公卒于家國家爲之別賻朝廷爲之嗟悼越明年
辛卯無閏乃以正午之月初九日己酉式奉公小祥
禮也前一日戊申其再從弟長源來自福城之王坪
謹以菲薄之奠再拜痛哭于几筵之前曰嗚呼我兄
不可復覩雖則不覩忽又若過于以度年胡寧忍是

嗟嗟乎公知我衆止覯則已矣知亦庶慰我知其知
有言可幾公昔翩翩我翼我羽邈矣海楊維晋繩武
誕秉厥運甲戌大亨英年盛譽動我上京歲在丁辛
天奪吾宗自是厥後望專歸公公實是暢克愼克勵
薇垣栢府歘乎其翥樂院天曹坦乎其步維北有城
乳雉登操維南有海古珠還浦涉歷燀爀擇我庭戶
猶不自多眷顧後進於弟兄弟不謂不敏視猶同氣
翼之振之弟亦自勵矢不負玆卓卓前武若將可及
叔兮季兮奔走相躡期待倚靠是焉愈長雲路旻旻
其進不量幾年其塗何遽遐逝天不可諮理不可據

剛明之資遐筭是期英發之氣遠到亦宜今乃至此萬事一夢候明其玉候瑞其鳳何處更得千古永隔念我西遊遭歲不淑莫往莫來一網鷹虐風甘有云靡信靡憑家計未承道啓先登始哭始服月晦于申時耶命耶非夢非眞卽欲沛然歸質斯疑秋槐冬柑有命莫違臘月灞氷晦夕榆烟言叩淸軒其几其筵儀刑永閟謦欬莫聞呼之不應問之無云哀我從兄胡至此境壽不滿艾爵未通政有木輪囷方始其臒有龍變化旋折厥翼偕我內兄一去無歸于彼泉臺其共追隨平生期望無處可憑默念方來萬感交興

悠悠此恨安得少洩恧未臨殯葬未執紼仰思俯嘻
心焉結纏世事滄桑吾居又遷菀彼榆斯雖舊維新
靈其如水時或來觀賢仲克幹亦存斯計式得必爾
雖未可預頻亂惟肖克岐克嶷公又何憾後事有托
凡所欲言不止於斯嗟嗟乎兄知耶不知嗚呼哀哉
尚饗

祭清溪處士丁公 就愼文 辛卯

維歲次辛卯正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盖清溪處士
丁公卽遠之吉辰也前三日乙卯長興任長源謹具
薄奠蕪詞來哭于靈几之前其詞曰嗚呼我來候公

公不我延胡不我延邈矣登仙昔公在茲世間松喬
今公昇彼洪偓相邀于彼于茲仙則一爾奚厚奚薄
舍茲之彼惟世溷濁其不可留若果云然奈此靈區
惟此清溪即仙之僑桃源洞深華表柱高九十星霜
罔染世累有爵自天榮泊華冑物外峨洋静中天地
玄琴鶴氅宜億千禩一朝脫屣我昧其理瞻彼雲鄉
唇有帝命匃天無人仙官有曠翩翩巫陽下來招之
曰汝謫久今則言歸公承茲命不嚬伊笑金雞玉環
沛然承召茲盖然矣其可留乎何以知此非徵實昭
瑞氣通天祥雲清道一夜光景萬目攸覩咸曰公歸

不計而知有韻自輓優優其詞解懸歸眞公又何悲惟彼盆花昔紅今白化翁致咭微物變色矧復人情能不愴恨諸孫泣血故亭荒凉顧惟小子知遇最優粤自蒼猪乃至黃牛占韻必和撫琴必酬爰啓爰佑導我于休庶副玆眷經年北遊白衣徑還將告來章來則去矣巧値違行公於我厚我於公何不敏不才辜負實多公庶余恕乃眷其來悠悠萬事言不勝裁顧竭魯鈍裒集瓊章俾也遺跡不泯滄桑嗟嗟我公知耶不知王山嵯嵯遺舄在玆一盃告訣千古蒼茫嗚呼哀哉尚玆來饗繼之以挽詞曰

伊時俗之迫隘兮余悲夫衆人之顩頷汨奔走而爲
生兮聚蜉蝣而營營惟其所有之牿喪兮紛朝札而
夕天帝降憐此下民兮詔眞人使儀表淸溪之水淸
且漪兮有亭翼然乎其上奇花異草不知名兮但見
白雲玄鶴間來往中有玉貌之仙翁兮披鶴氅而逍
遙琴一張而詩萬卷兮憺月夕與煙朝淑塵表之姱
節兮超旣離乎溷濁淸風颯而範俗兮閱滄桑而彌
卓續哭鯉又喪淵兮所前哲之未免聽天命而自如
兮蹇履險而因變朋精粹而爲徒兮侶羽人於福庭
曾九十之星霜兮曾焉足爲遐齡仙秩之自天降兮

溯三代而揚芬笑彼喬松之高跱兮羌寂寂其離羣表獨享此繁祉兮指億禩而爲期匈天寂而帝咨兮忽遣巫陽而招之率雲霓而奔屬兮羣仙繽其並迎駟玉虬而驂鸞兮皇剡剡其上征陟雲鄉之赫戲兮擎香案而周章俯九點之秋烟兮想臨睨夫舊鄉洛川之水未涸兮伯夷之山蒼蒼嗟紛紛之俗子兮仰遺塵而彷徨搴盆上之白花兮瞻靄雲之漫漫臨故臺而騁望兮悵僊輧之不可挽仙輧之不可挽兮涕無從而沾纓滂泗之未已兮猶復繼小唱而通情

祭表兄宋公 益煥 文

維歲次辛卯二月壬申朔二十八日己亥內弟長興
任長源來哭于表兄宋公靈几之前哭之而不能盡
其哀謹以薄具奠之奠之而不足致其情又以蕪詞
訣之其詞曰哀我表兄胡至於此若仁必壽公實仁
矣若孝必福公亦孝哉之仁之孝玉碎蘭摧孰勸爲
善我昧其天夫生有死夜晝必然存吾能盡沒吾亦
常蹠蹻非壽汪服勿殤君子言命有不拘齒使公在
世克遂克致罔負所受無慚厥抱得年踰井天亦非
夭惟其事業果何樹立志切科名一解未捷計存肯
構家業猶疎上有兩老日屈桑榆下多諸幼年未嫁

娶人間萬事如草如昧時耶命耶忽焉遐逝孝不果福仁不果壽天何可必理何可知莫知公夭莫慰公悲世路塵昏仙鄉雲白棄茲升彼自計難得奈此高堂鶴髮哀哀帷殯之哭未冠之喪以公茲祥胡寧忍是行路猶慽矧余親至我姑之故公世子茲戊甲先後晉弁追隨姓異心同猶塤猶篪淨齋春日三亭夜月無懷不言無言不密黃牛仲秋弟登西駢公來遠將曰爾遄歸居然一別荏苒二年客臘始還桑海已遷公去我來彼退此進庶幾面訣伸此繾綣今茲相違是誰之僁惟弟無良濡滯其旋公病不見公殯未

逮何嗟及矣乃遷乃几舊堂寥寥素幔襜襜質淳之貌溫柔之音何處復覩何時復聽脩夜不暘引日在明一咢告訣千古永悲嗟嗟我兄知耶不知嗚呼痛哉尚饗

祭內舅僕正尹公 鶴齡 文

維歲次辛卯三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卽我內舅司僕正尹公之大祥也前一日己未甥侄長與任長源謹以菲薄之奠再拜哭訣于几筵之前曰嗚呼自公之棄此世不復見古之人矣儀容古之人而今不可復覩言議古之人而今不可復聽而忽忽三年紛紛

百變則小子之慟安得不弸于內而發於詞哉嗚呼於公之逝小子之感滋甚於公既逝之後小子之攸惑愈久愈深今於徹几之夕請得以白而質之公謂天可忱乎如可忱也以公之仁壽蘄入耋而暮年磬室終未亨尊城之養何也公謂理可必乎如可必也以公之德亟纔一期而伯蘭仲王皆未免半途之摧者抑又何哉仁公莫如德公莫若而由前之食報旣如彼無驗由後之餘慶又如是無徵小子於此乃敢謂天不可忱而理不可必也抑或思之仲鯤化龍寔公之福老陸擊鮮是公之孫而惟公之年視夫子加

二不可謂不壽以公謙虛之德無意於處滿忽焉厭
世而逝而既逝之後則有若深山大澤龍亡虎去而
變異之百出有非龍與虎所可知者耶若然則天理
二字可質於前而不可保於後矣此小子所以愈思
愈惑繼之以怨而終未之得其說者也我舅氏神明
之靈何不指教啓發於夢寐間耶嗚呼渭水遐塞于
天不弔而克哀克備歸葬某郎則孝於斯而止矣洛
城寒居惟鬼爲隣而乃復乃迪功光祖烈則慈於斯
而至矣榆社春臺親戚咸在沓阿秋篘兄弟頻尋則
敦睦友愛斯其篤矣之仁也之德也更安得於今之

世也嗚呼小子之於公舅甥其分父子其情孩提之初多蒙養育之恩髫齔之後累被教導之惠而緣我老母在一年二三度輒承杖屨之光臨臨焉必欣歸則必悵于以源源乎往來者蓋將三十年于玆矣今焉已矣何處復覲嗚呼黃牛季春忽承慼候冒雨侵夜纔得面訣而自是厥後奔走南北旣不得洩哀於襄奉又不得致情於小祥俯仰前後辜負實多噫噫今夕之來哭公其不謂晩乎家貧親老有事科場此實我舅氏世襲之家法其於小子小在家而今始來匪徒不嗔亦應垂憐雖然哭之者小子而使之哭者吾

母也哀之者小子而使之哀者吾母也吾母之哭小子哭之吾母之哀小子哀之揆公平昔友于之至必不但曰小侄之哭之哀而歸告王考王母不昧之靈曰大谷阿妹在人間尚無恙而哭乃兄甚哀云矣嗚呼古基虛凉将見桑海之變遺風寂寞不禁行路之悲而京鄉人所稱道尹别檢三字尤是小子不忍聞不忍言者爾時耶命耶胡至於此惟其賢抱滿室間有麟鳳之姿講誦傳業尚有堂構之望則向所謂天理之不可知者其亦有可忱而可必者歟嗚呼痛哉

尚饗

祭說書再從兄墓文 癸巳

維歲次癸巳四月己丑朔三十日戊午再從弟文科新及第從仕郎權知承文院副正字長源謹以菲薄之奠拜告于 再從兄通訓大夫行司諫院正言公之墓曰嗟嗟我兄何不少延曾不少延茫茫彼天公昔在朝蔚有風聲內歷淸要外蒞雄城揆以常情亦足自信猶有餘望眷眷後進不謂不敏以弟可幾是庸吹噓無異同氣弟斯自勖誓副盛顧慚我無成歲忽在虎一南一北遠承凶音時耶命耶萬事無心旣因我偯且悲且訝誠能有爲寧若斯遐自視多恧頹

仰無言豈意今春猥荷 天恩高興之解丕闡之榜丕闡泮水堂名其視甲戌故事是倣惟人不待惟天有隲我心於此因慶增怛神先定命雖不可夘公逝我爲殺退此進庶幾一代聯芳接美今始有玆果誰之咎非公無情惟我不才抑有時運我罔知裁軒屈駟柱摠兄舊知槐選注薦豈弟攸爲日後榮道愈進愈思愆悠此恨控訴無時今來故山世事滄田漠漠于野草宿新阡簪花衣錦我來候公公無聲欬我涕龍鍾嗟嗟乎兄其知不知知不知誠悲知亦尤悲嗚呼哀哉

祭別檢內兄尹公墓文

維歲次癸巳十一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表從弟
從仕郎權知承文院副正字任長源謹以菲薄之奠
拜告于　內兄奉正大夫行　穆陵副檢尹公之墓
曰嗚呼夫生有死猶晝必夜而壽而夭死非一槩均
是命也達人齊視著菌一種蟪龜同類矧　公之發
緯乎其寧榮登桂籍享近艾齡抑何怨夭徒增愴悲
無亦人情多出于私然余推理終有疑殊公心則仁
何不遐壽公德則厚何不多福八年雲衢未展驥足
志切孝養竟違專城玉碎蘭摧又在于喪天不可必
理不可測是庸憾憾愈久莫釋嗟嗟乎兄何爲其然

惟弟於公別有綣纏知我愛我曾莫如公體分情符
姓異心同榆亭春日泮水冬夜脉脉情話如鼓如瀉
指彼青雲朝暮相將胡不少延遽矣遐裝今春荷
恩歸到我門寔公舊廬世事碁翻時有　召命即旋
北轅暫言明洞過公之原今來榮歸爰及茲阡宿草
荒墟冥漠無言雙留三絃靈若僾然昔我居廬夢拜
冥喩今秋槐院教又靈秘漠漠幽明公不我讓弟雖
愚魯寧負公恩小酌荒詞悠悠我懷未敢徑情惟潸
漣如嗟我內兄知耶不知知與不知于誰問之嗚呼
哀哉

祭宋主簿學臣文 乙巳

維歲次乙巳八月某朔某甲友人冠山任某謹以酒一壺脯一盂果一器來哭于宋主簿學臣之靈筵而告之曰嗚呼哀哉君子云亡茫茫彼蒼孰勸爲仁我因與隣白首來哭有淚徹泉靈不我遐夢或惠然嗚呼痛哉尚饗

汭陽君祠宇禮成祭文 庚戌

赫赫惟靈天挺人傑中夏華冑冠山望閥乃鍾淑氣乃降異質粤自髫齡孝聞有蔚排貧供膳嘗糞救疾鄕鄰嘖嘖見瀾知渤夙聞司馬孝通穿楊志在前纓

計切投筆惟天從欲武蔭是列伽彼閔宮奉職慄慄
適丁歲壬島夷猖獗龍馭播陲狼燹及闕於穆廟社
事在倉卒公奮不顧隻手擎日洋洋列主我監我隲
涉險履艱分朝于達　王曰嗚呼汝忠予悉實天眷
生俾入國活一射化虎飛輓如歘仡仡羈靮雨沐風
櫛萬死輸誠三符効節麟繪方恩星隕何忽亂定勳
酬煌煌卿月有銘其鼎有券其鐵山河有誓茅土有
秩昭代崇報庶斯罔缺俎豆一事百年抑鬱大賢無
亂宗功不血天道蒼茫人心惻怛夫惟理數方伸久
屈事若有待輿論歸一祭社之典今不可闕請額之

舉從後可說然此建祠邦禁莫越是以約之非鄉而
室任氏一門廟貌孔潔神字既創　靈位又設於千
百禩食功食實維禮之成辰良日吉庶肯無射歆此
苾芬

春秋丁享祝文

忠孝德備廟社功光維泮之陽有水洋洋彝鼎孔章
俎豆是常神其來格尙歆馨香

祭亾弟叔海文

歲在壬子四月十八日學生任君字叔海病歿于眞
泉之寓舍其兄會一時在京識謂而契之未幾出宰

湖西職業有守葬未歸視小祥亦未來癸丑秋七
月解紱歸哭于几筵旋又有事上京越明年春三月
偕阿紹渡灞之行還家玆於大祥前一日癸酉使家
人齋沐具薄奠招麟握管口呼文繕寫與二弟同到
于泉廬大哭而祭之其詞曰嗚呼痛哉三年電邁萬
事雲翻一陰一陽有悲有歡伯兮季兮同我閭門君
獨何去漠然無還夫生有死猶晝必夜蟪龜一轍哲
愚同駕哭死傷生達人攸罵況年五五高免夭化旣
殯而葬旣練而祥其服則闋其哀則降迄亦可休尚
復何望獨有至慟絓結在腸惟海初生若將有爲瀅

白其眸聰明其姿陽潘大篇一覽便誦落筆天機人
或驚動夫何一疾自幼沉淹瘦骨凌兢短息奄奄科
工早廢產業晚空惟天降人厥理夢夢既種以德又
錫之才而疾爲祟而貧爲灾神強氣弱性厚命薄合
成一殼終作兩截維泉有貞其流咽咽云誰之宅云
誰之庄於焉而居於焉而瘞所愧其兄所嗟其兒兒
銜何晚兒室何遲五雁雙空獨鶴驚飛哀白餘生百
慮祁祁君在玄臺有親有弟說到人間有指其制王
猶茅廬圓生竹籬悠悠志專歸報何時粤在玄蛇乃
夢孔孚瑞石朱字留錫我符不昧惟靈倘復來訊我

奠我文情不能盡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穉重文 癸丑

維歲次癸丑九月辛卯朔二十七日丁巳友人冠山任某謹具菲薄之奠來哭于學生李公穉重之靈筵而告之以文曰嗚呼穉重何處復見頎然之幹蒼然之面一去無歸冥漠重泉昔我相從言笑淵淵今我來哭影響寂寂嗚呼穉重終不可覿此世此人蓋亦未易才調氣岸可當大事間遭巨創德門運否隻手挽回克造寧穀維鳳之麓古家渠渠我來踰嶺相望攸居日夕源源白首晚契庚駟光餞別語齊膂洛

邸寒燈千里重緘殷勤勉戒一麾圖南謝書纔發凶
音遽踵乃成永訣視天夢夢兄已九原弟始一縣嗚
呼穉重何不少延六月棲棲我馬班如夏過高閭有
隕沾裾始計八哭以洩此哀事有所待徑直以來來
又多病至此稽滯今始匍匐乃造乃几嗚呼穉重此
時何時百穀穰穰百果離離行者則返病者則蘇于
野于村無不歡娛公獨胡爲邈邈永違應與阿海地
下相隨人間白髮各有其兄孔懷一念豈間幽明昨
哭眞泉餘淚未乾今又此哭聲徹于天哀鴈嗈嗈落
木蕭蕭生愁死怨黯然魂銷欒欒孤燭蕙蕙雙笄鳳

穴一毛呼爺而啼以公仁厚胡寧忍是年不稱德福

不充器屋不大潤科不少闡萬事冤結一理乖舛泛

泛風埃誰與說此哭不盡情文不盡意嗚呼稱重其

知不知不知誠悲知亦愈悲薄奠菲詞皇曰余儀不

昧惟靈尚庶饗玆

祭四弟季紹文

維歲次辛酉三月丁丑朔十一日丁亥伯兄某蓄哀

凝誠越至周年始還于家謹具菲薄之奠告于　季

紹之靈而哭之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天地無窮河

海莫量惟此可哀可痛之情如欲盡言而爲文則千

張紙猶嫌其不廣萬柄筆猶患其不給無容隱忍含
默竊附無文之義而惟是 國有無疆之恤又有無
疆之休吾兄弟偏被 聖恩是可不言乎哉縱我不
言想 君已知其果以所 贈之朝奉大夫承政院
注書陪扈 仙馭於 於昭之天歟抑未之然歟
君臣相對之際其或語及乃兄事如兄之獻納入侍
命進前席嘉乃之第乃之文亹亹乎不已焉者乎
噫嘻肅衙之 謏補才闕玉廬之初服方尋對冊而
誰與論呼酒而誰與飲朝朝暮暮只見門外龍笋無
主特立以 君仁善曾是之忍而吾衰且昏獨留人

世忍當此不忍當之變境耶瞻彼坤維新阡不能無疑於理早晩間將有事於緬禮矣脉脉惟 靈何不於夢裏一來訊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大平洞墓祭文 癸亥

維歲次癸亥二月丁酉朔二十八日甲子曾孫長源敢昭告于 顯曾祖考宣務郎景陽道察訪府君之墓如水在地伴雲行天臨視孔昭厥鑑懸懸惟誠是享惟德是佑矧祖與孫生抱死祔血氣脗通痛癢相因好好維堂百年遺塵棟宇尚隆昭穆遆移廟已祧宗祀迺遷支仰俯幽明永言愴痛猗歟 遺躅煌煌

績種志蘊粒蒸行著賑窮冥眷吾宗誕賦仁衷寶瓚
黃流其類孔宜胡理之舛伊報之遲壽躋耳順官恥
一鄉自視雖安普觀則羞惟有可謂林林後承一本
五枝十孫百曾蓮桂聯芳龍虎並美俱未顯揚乍舉
旋墜揆諸理數終莫之勘眇玆孱孫何夯何擔資質
最劣悃愊彌結慕先一念僾影罔缺顧懟洪私內省
外府榮則靡逮忱焉莫遂洋洋在上或降庭止戊冬
告慶宗榮主享焚祝之際其兆異哉火騰于欅聲隱
其雷登 廟諸孫震慄罔措在肅追承慄慄如覩豈
或嘉乃應是責我宅心未純居官不雅萋斐成文罪

著明時遠流嶠南三歲于玆荒墜家訓犯越 邦典
杜門自訟如灼如煎猥蒙 特恩今乃放還噓枯生
華轉玦爲環春風坦途歸馬翩翩飛越朱峙敬祝
楸前禮宜省掃情合奠酹預托家人薄具以會一坏
荒殄新葉尖尖山花始嚬澗鳥爭吟故國新春物物
昭蘇我懷之永我涕之濡僾然其臨愾然其歔若將
見之忽乎其虛噫噫小孫亦已暮年白髮雖長丹心
益堅悠悠此世倘有餘緣一跬一步是冰是淵伏乞
明靈惟日斯監違凶導吉鏡明牖暗由是而往于何
不平孫能因徳 祖亦有榮白衣三環青山一盃精

之所格神庶其來尚 饗

葵庵元集卷之七

葵菴元集卷之八

誌

巨谷公倡義錄誌

公姓任氏諱時尹字莘叟長興人冠山君諱光世五代孫蜀潭公諱希重玄孫山陽五賢之一怡溪公諱喜子也氣宇宏深風儀嚴重生丁 明末悲歌慷慨常有匪風下泉之志及至丙丁之變奮然挺身遂與牛山安公倡起義旅時年三十三以募軍別將旬月之間得士數千仗義西上軍聲大振路聞城下之盟痛哭罷兵而歸自後無意於世放浪湖山自號巨谷

又號醉翁逃世肆志以終天年其高風淸韻人到今
稱之未己子大年蔭察訪以才行事載邑誌孫啓堂
生員曾孫鏡觀文掌令玄孫一源文說書長源文承
旨興源文注書其餘亦多聞人焉

此君軒尹公事蹟誌

公姓尹氏諱東郊字命汝號此君軒漆原人新羅太
師諱始榮後八我 朝有諱子良封漆堤君諡忠簡
公十二代孫 肅廟丙辰生忠孝根天才德出人篤
志爲己學從陶庵李文正先生門觀感旣深造詣甚
正戊子登文科屢歷典翰丁未 特拜山陰縣監戊

中逆徒希亮舉兵作亂列邑奔潰賊乘勝長驅至縣境公獨奮不顧身沫血誓師締守孤堞堅壁力拒七晝夜不脫戎服身操干戈移檄起旅雪涕矢死士卒感激皆願一死又使長子鶴齡同入陣中躬董芻粮會晉州大軍至遂得合力大戰逐賊至居昌省草驛斬魁獻馘竟得平滅盖是戰之功實賴公死守之烈而不自矜伐乃入於原從一等之列陞階通政考妣封爵而止其子鶴齡亦以從軍有勞則事當入於鐵券而公謂冈功力止之越三年庚戌將有北虞　廟堂以公有禦侮材至聞　天聽特除渭原郡守辭朝

之日命入侍 上見而器之將大有爲而是年十二月四日卒于官人莫不嗟惜焉後孫多文臣典籍陽昇其孫佐郎泰衡其從孫提學任長源注書任巽源亦皆外裔人以爲忠孝之餘舊家有鐵券事載邑誌有文集二卷行于世性潭宋文敬公煥箕撰狀云

行狀

三島判書公行狀

嗚呼惟天憂民生備世道其至矣夫理一而氣二二則分分分則錯或正或偏時升時降乃有陽消陰息之數焉一者純然一而已矣無古今無華夷撑亙充塞

不貳不參天之爲天一惟是主宰之宜若世無亂世人皆聖人獨奈氣數之不齊者終不能齊之毋寧任其所爲而吾盡吾責援而反之而已是以時値陽九之運則隨其運之大小必以其人降之俾爲之所大禹之抑洪水周公之驅猛獸尚矣自三正以後世愈降而亂愈多若蜀之諸葛睢陽之巡遠者往往而作

粤惟我 聖朝龍蛇之變尚忍言哉篤生羣俊奔奏挽回當日中興之根基實藉於湖南而湖南之保全實賴義兵之忠烈若言忠烈之元功實惟義兵大將三島任公是已嗚呼天意可以恍矣公諱啓英字弘

甫宅臨大池中有島鼎立因以爲號其先中國紹興府人宋高宗建炎五年浮海東出至定安縣天冠山下居焉後定安陞爲長興府遂爲長興人勝國時有諱懿太師貞敬公有諱元順太師文獻公有諱邦富門下平章事連三世在麗史列傳高祖諱錫命官禦侮將軍曾祖諱得昌穩城府使祖諱光世 贈刑曹判書冠山君考諱希重中生進文行名世號菊潭所著人才策載震英粹語始自長興移居寶城配金海金氏進士奎女嘉靖戊子公生生有異質學語便解文字讀書能通大義時有神童之稱兄弟六人皆以文

學名人爲之語曰古有八龍今有六龍六龍之中中
二最雄盖公與公叔兄諱百英號花洞居兄弟之中
故云爾公乃曰文章餘事常慷慨負氣槩汎濫百家
書性又至孝前後喪皆泣血廬墓六年不窺家拚擲
柴毁一遵古禮而或過之多有異感鄉人道儒聯章
屢薦鄭文清公澈時按本道特舉褒　啓年四十九
始通籍榮養莫逮至痛在心無意晉塗退然落拓出
爲眞寶縣監解紱家居梅竹爲隣琴書自娛蕭然爲
終老計日看古人書時復歔欷夜輒徊徨人莫之窺
其意　萬曆壬辰島夷猖獗三京失守　龍馭西狩

公痛哭曰吾得死所矣入而與兄花洞公議出而與
友朴竹川光前謀隻手擧義義聲大動人衆稍稍來
集或曰前府使任公百英可將之時其年已七十老病
讓于弟朴公曰然弘甫氣量過人眞將帥材一軍同
聲贊之立以爲大將公辭不得遂登壇誓衆以前萬
戶張潤爲副將前正字鄭思悌爲從事官進士文緯
世爲糧餉官部署行伍傳檄列邑七月自寶城仗義
而東由樂安順天求禮轉向南原行收兵得壯士數
千人盡虎作符立爲前旗旗皷整肅號令嚴明人皆
踊躍樂爲之用遠近聞風響應軍聲日益振右義兵

將崔公慶會亦以其兵來會公起左道崔公起右道故稱左右義兵時賊勢滔天列邑橫潰嶺南湖西並爲窩窟獨湖南僅保而賊又跨據三南之要衝或出茂朱或出錦山義兵將趙重峯憲高霽峯敬命皆死之道內藩閫兵掃進勤　王中途而潰一路空空萬命嗷嗷公奮然曰湖南不守則是國無地也國無地則是國無人也遂與崔公連兵進扼長水出奇兵以擊之錦茂賊相繼遁去自是賊不復窺湖南一步地去陷丹城三嘉咸陽又出星州居昌等列邑進薄晉州晉州朝暮且陷慶尚右監司金公誠一馳書求救甚

急公於是上疏略曰臣迫於門屛之寇急於根本之病尚不能卽日奔問以赴 君父之難臣罪萬死然臣以白首迂儒區區爲此擧只欲使豪傑之士奮義從風以收攀天浴日之功而已至於成敗死生臣有所不暇顧矣十月引兵進屯居昌遣將擊開寧賊斬獲過當自居昌移陣陜川本道官義兵與星州賊戰不利告急之使日三至公使崔公留陣開寧獨自引向星州且戰且行進至城下終日鏖戰賊兵死者如麻原野爲之盡赤川江爲之不流賊僅以數騎遁公以孤軍戰鬪千里屹然爲三道保障旁近士女爭以

簞壺來迎涕泣言曰活我者任公也至今二百年兩南人稱其德不衰是戰也湖嶺諸將負約不來公移檄責以忠義時　朝議謂湖南義將可大用體察使鄭文清公檄召西勤以圖復京師公聞命卽行四方人士雲集遮路且陳疏請留之金公誠一亦馳　啓言之事遂寢公乃回軍復屯星開之間至癸巳二月賊將遁公邀擊于扶桑峴斬首四百餘級又擊開寧賊斬二百餘級奪還被虜男婦五百人於是星州開寧賊悉平始公起事多得人兄有軍師之號友有經學之助副將忠勇兼鬪從事官明於叅决文公給饋餉

同事諸賢皆極一時之選而公又以忠義驅之以故屢戰屢捷未嘗一敗五月移陣咸安時諸將皆退守晉城公遣副將張潤率精銳三百先往公則以軍無見糧器械且空少留爲調治計且上疏言禦寇之策有三曰軍粮也曰兵器也曰戰士也凡此預備之方誠宜汲汲區畫不可以一時之勝小狃而暫弛故臣方姑留咸安爲此周旋不日且進又請論賞將士之有功者以勸之並 賜嘉納焉先是賊衄於晉州蓄毒伺釁思欲一逞至是傾國而來號二十萬六月進攻晉城官義兵並入保公調糧械隨之則圍已合不可入

而城遂陷淵死之公以不同殉爲沒身恨戒子孫勿言表章事臨終猶亹亹說不已公在晉城陷後收拾殘兵更以剷鋤奉事崔億男爲副將把截要害以覘賊勢十月 車駕還京師進公階通政再上疏辭且陳軍政疎虞之狀時賊退屯巨濟意未嘗不在湖南甲午正月 東宮次全州朴公光前建請湖南繼義兵糧盡屬之公公入防河東以扼固城巨濟間斬獲甚多四月 命罷義兵公以其兵歸之金公德齡忠勇軍九月拜楊州牧使旣與六郡皆有清德王潔碑及丁酉再亂公已耄且病矣慨然有詩曰少病太平日老衰

戎馬時江湖有白鳥吾與爾相隨仍遂養病于同福
維摩山以卒得年七十兩南人士奔哭者續於道路
以遺命葬于本郡子毋岳坐艮之原爲近先兆也後
自 上追念公忠義 贈兵曹叅判加贈兵曹判書公
從弟汭陽君發英於亂中奉 廟主以從 上握手
泣曰天生任發英爲我社稷臣仍 手書此以賜之
族叔進士 希進亦以義兵立奇功殉節晋城又可
見當時一門之多賢後之人其念玆哉夫人宋氏戶
曹佐郎大平女有婦德克配君子葬與公異原有二
男四女男濮進士滑並有文行女僉正廉世慶僉知

李奇胤進士魏廷獻䫉廷龍濼男景禹滑男景說景
禹男聖尹景說三男二女世尹志尹處尹女梁震紀
李東翰餘並不能盡錄嗚呼天之降公於艱虞之
時若是其不偶然而公之所以答天者可謂盡矣孝
於家忠於國仁活一方義動八域文優草檄之才武
著敵愾之勇總而成之其功偉然而竟以天年終雖
謂之一代之完人未或爲溢辭方其解官而居家也
左圖右書若將終身及其聞變而奮義也前遷後電
所向無敵此可見養之有素而志之有定矣時則凶
焰漲天正氣掃地彼其肉食之堂堂者亦或首穴之

惴惴焉況此草萊散蹤桑榆冷跡雖使畏約深山苟全性命夫孰知而孰非之而乃奮不顧身蹈天下之至難行天下之至險則其心只有一死字而其終之不死天也有命存焉事機倏變偶失一夜之期遂成千古之恨在公之自道而自引則然矣若以是而致使鐵券元勳反有遜於麾下之死綏者則是淮西之碑世有段文昌而武侯終欠一殉字郭李不得爲兩京之元勳矣天下寧有是耶夫以烏合之卒能掃鷄張之賊未踰旬月屹然爲南國長城以基我再造之鴻業則其豐功偉績可以有光于竹帛無愧於彝鼎

而棹楔尚稽　貤贈未稱此固公之遺志於公何損焉而其爲昭代之欠典志士之缺望則大矣嗚呼天之於公其始之付畀如彼之殷而其終之報施若是之略君子於斯不能無疑於天小子以渺然後生矇學謏聞茫然無知而惟此一端慨然之心常結于中今者族弟瓚源來請狀德之文甚勤余以不文辭不得乃敢撰次平日之所聞者旣又略道中心之所存者以爲之言而世代已遠文獻無徵其於闡揚乎蓋蔑蔑然況有公臨終之戒是懼是惕凡於句語之間尊以遜約爲主未敢有一言之溢嗚呼是尚可謂之狀

歟惟世之立言君子其亦鑑玆而裁擇焉

默庵李公行狀

公諱奎明字晦明號默庵姓李氏系出星山粤至麗朝有曰隴西公諱長庚官三重大匡都僉議政承星山府院君以公之曾玄孫樵隱陶隱二公大用於中華自元朝宣勅追封隴西公配陜州李氏江陽君若女是生諱百年千年萬年億年兆年凡五子並捷文科俱登台位兆年官三重大匡政堂文學進賢館大提學星山府院君謚文烈公追封星山侯配　忠惠王廟庭夫人草溪鄭氏封八溪郡夫人奉翊大夫允

宜女是生諱褒官壁上三重大匡門下侍中謚敬元
公配慶州薛氏大司成文遇女是生諱仁敏中大小
科官門下評理大提學密直事　本朝贈大匡輔國
崇祿大夫領議政星山府院君致仕下鄉牧隱贈詩
云鴻禧學士掛冠初馬邑書生伏枕餘公乃樵隱弟
也初配福州陳氏判開城尹良平公承緒女後配咸
安尹氏進賢館提禧女是生諱稷入我　朝官佐命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議政星山府院君謚文
景公號亨齋有文集不祧　太祖幸永興時公自請
問安使　太祖引見賜楯公懷之　上問安用對曰

歸遺子孫 上因感其言公遂極諫乃 命駕還配
陽川許氏封馬韓國夫人議政府事陽川君時女是
生諱師厚官漢城府尹配開城王氏定康君理女自
隴西公至及樵隱諸公合十八影幀並奉安于星
州是生諱正寧尚 太宗朝淑惠翁主封星原尉謚
章節公是生諱詡官副提學京畿監司大司諫大司
憲兵吏判議政府左右贊成 世子賓客謚恭肅公
性方嚴自守不喜聲色紛華屢歷清要門無賓客當
官莅事至公無私堅執義理不屈威勢及卒朝野咸
歎曰清白宰相歿矣配固城李氏嘉善中樞院副使

臺女是生諱云芑出繼季父領敦寧諱詮後官司評
贈吏曹參議配竹山安氏從道女參判哲孫孫是生
諱拔　贈吏曹參判早世配全義李氏郡守克昌女
是生諱彥忠中大小科官檢詳舍人直副大提學大
司諫大司憲京畿監司都承旨配昌寧成氏副正守
瑛女是生諱琡官顯陵參奉陞奉事以其孫判書諱
光廸號隱庵之貴　贈吏曹參判初配順天金氏進
士光斗女後配完山李氏別提得培女是生諱君美
從仕郎配光州盧氏察訪守訥女是生諱光建通德
郎號水谷能文章有行儉隱德不仕配固城李氏陜

女是生諱仁輔號梅溪有操行配楊州崔氏濬女以
肅廟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公于漢陽之壯洞生
而異凡夙有成人之量自在幼稚已著誠孝及長家
甚清寒日事漁樵以供滫瀡至於衣衾便身之物莫
不備至侍側未嘗有疾言遽色舉斯心加諸家極其
友愛盡其雍睦遂成一家則及遭故送終如禮哀毀
踰節奉襄于安山六年居廬祭奠必親供風雪必省
掃既經練祥常如袒括思慕之誠至老益篤每當忌
餘之月不御酒肉不聽音樂恤焉茹痛極其致齊不
以衰耗有所怠忽世皆謂之終身喪之君子焉蓋其

姿性端正風儀峻儼望之則凜凜乎有不可犯者近之則溫溫底一團和氣守分安貧不失操履愛人容物罔有親疎聞人之慶喜若出己見人之憂憫如在身恒言曰待人之道不可以興替有所取舍云人有公私間緩急狀有所來告則必極力救之間多過中之舉時或斥賣家藏期於周急後雖不報終無開口曾有借馬於人而馬斃矣人問其價笑而答之曰馬旣自斃何論其價乎仍置之忘域後有其人之孫來倅隣邑乃要公之孫詳言其實事又贊公之實行云惟其實行終不可泯故多有爲公而薦剡者多有爲

公而引進者卿相間親戚率多勸公干祿則公笑曰夙乏才智既無報君之道早失怙恃亦無榮親之望則一蔀屋一布衣於分足矣又何必妄求乎浮雲也遂浩然南下隱居于寶城之陶谷盖欲承武平陶隱之意也乃自中身以至末年歛然韜晦確然自守以安其素履以迪其後裔對人恒以仁敬接之居家每以忠孝戒之既又以其默爲之號默默於時議默默於世道默默於財利默默於事物默默然其口默默然其心乃於 英廟辛卯四月十四日𪑛然考終于本第享年凡八十有一顧以耄耋之壽能保慎默之

號公可謂全以受之完以歸之也葬于所居之左負丙之原初配坡平尹氏鳳肇之女墓在安山水多洞壬坐原後配海平尹氏東岡公諱殷弼 贈領議政吏曹判書玄孫礎之女墓在公墓右艮坐原有三男三女男長定鎭娶陽川許氏錬之女次觀鎭出系季父奎亮後次國鎭娶河東鄭氏弼東之女曹翊天金尙聖金衡光其女婿也定鎭生二男二女男長夏源娶興城張氏鴻遠之女次命源娶河東鄭氏翼煒之女羅得麟尹奎德朴聖涵其女婿也國鎭生一男有源娶錦城羅氏商佐之女餘並幼曾孫及外孫多不能盡

錄嗚呼今距公之歿殆近五十年而其遺澤餘韻尚多藉藉而不泯者況其後承亦多振振乎克肖其德能闡其業者是知用晦而明卽所謂理也當日必取諸晦與明爲公之字與名者誠非偶然也已余以謏學何敢狀公第幸居公之鄉聞公之風又有志同道同之匪今斯今者盖知公之熟而服公之深者顧莫如余也肆惟公之孫謂余足徵汾陽之塚屬余首題玄晏之篇余雖欲形容其萬一其幾何不爲斲車而類舟鑄劒而肖刀也然而世或有表奬之大手段則此亦爲考證之一眼藏云

華山金公行狀

吾鄕古稱多賢近有一肫肫君子人盖其家積累而生生而可法於時歿而可祭於社者其華山金公之謂乎公諱廷年字仁叟晩年改叟曰可系出光山其來遠矣首出雞林世襲羅統至二十六世有諱興光始以其居爲貫自是奕世爲麗朝之閥閱十三葉而得諱台鉉有大焉號快軒謚文正子諱光軾文大司成子諱王淵官晉州牧使盖始入我 朝子諱孝愼文掌令子諱瑁蔭司僕寺主簿子諱錫伯宗簿寺主簿子諱瓛是生諱俊民 贈掌樂院正配 贈淑人

昌寧曹氏參奉文起女是生諱孝一壽九十二嘉義大夫行同知中樞府事配　贈貞夫人南陽宋氏恬女是生諱南軫壽八十四　贈戶曹參判配　贈貞夫人淸道金氏汝鍾女是生諱元寂壽九十八資憲大夫行同知中樞府事配貞夫人長興任氏經尹女亦有壽八十二實惟我蜀潭先生五代孫也嗚呼其盛矣哉勳業簪纓人亦有之而惟其世躋大耋家傳天爵當此淆漓札夭之時獨全淳厖仁壽之春者可見其胚仁毓德之至深且遠而況以資憲公純厚之德又得任夫人貞淑之配紹前啓後罔非仁善盈門溢

戶都是祥和則其餘慶之必有不待知者而可知果然以我　肅廟九年癸亥五月二十九日公生矣生而有異質在抱罕啼甫學語便會文字遊戲無雜戲俚語大夫人任氏常曰此兒異哉使我不知鞠鬻之勞蓋其愛親之性得之天賦幼而壯壯而老渾是一團赤子之心而終始踐履都自一孝字做出來也蚤年文譽從事功令既又翻然曰人生此世何必區區於科場自後遂專心於為己之學歷攷古聖之訓遍輯東儒之說泝洄源委參互異同不階師承而私淑於簡編之中不煩著述而默識於窮格之餘凡於天

人性命之奧陰陽理氣之微靡不旁通而曲解居家處靜讀書爲事聞風執冊者日益進而敎不倦又嘗謂今俗之乖離專由古禮之頹圮遂潛心用力於禮學常經變節隨處折衷四方學者凡有疑禮爭來取質焉每日雞初鳴輒起梳洗衣冠先謁家廟次詣親闈潛候於寢門之外知其尚寐則屛息坐待知其覺則請入問寢睡之安否撫房突之溫冷冷則必躬爇之至朝飯又入親側飯則奉盤動則奉屨臥則奉枕周旋執事無不躬勞必待親命退去然後退到昏亦如之見就寢而出及親年益高則嫌其各處遂陪寢

於一房之内凡所以扶將之婉愉之無異於童子自少至老進則事親退則讀書訓子弟廳事之傍別構草堂三間爲講學之所堂前有小溪每曉盥洗必於此水而冰亦不憚焉竟日整冠巾跽坐未或欹側未或假寐弟子有過笞撻不饒而聲色不露配貞敬夫人南平文氏必興女楓庵緯世五代孫也慈詳貞靜克配豈弟家室之雍睦福祿之繁延亦多其内助焉每雞晨公起夫人亦起公至親寢夫人亦至一日曉夫人適覘公於拜廟後退立廟墻陽北向拜跪仰天祝手若有祈禱之狀者夫人心異之後竊識視夜夜如

是近而潛聽之始知其爲親乞壽也盖於癸丑年大夫人冾爲七十三歲而術人來言壽止於此公自聞此言乃有是禱至癸亥十一年盖無日不如是而大夫人迄以無恙術言雖未可信癸丑以後之壽安知非其至誠所得耶癸亥秋大夫人病革累月嘗藥夜不合睫及至屬纊斫指灌血半日得甦開眼回視者屢而竟復瞑焉公時年六十一叩地叫天如不欲生號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成服後始啜粥及期葬于家北晨必哭于几筵因其衰絰趨哭于墓日又向晩則輒復上墓號泣徊徨不忍返日以爲常寒暑不廢

天大雪必躬掃塋域凡送終之制執喪之節一遵朱
夫子家禮而或過之上孟粥一匙蓋以終三年拜墓
掃墓則終其身一如也時資憲公在堂矣每自抑情
節哀以養其志而至如食肉飮酒等大防蓋確如也
資憲公亦不之禁也免喪後凡諸奉養之道視具慶
時又加至誠資憲公怡然不知老鰥之愁曾於壬戌
歲大備兩老回婚禮數郡畢至三日盛宴以悅親心
至是己卯設行資憲公壽爵宴公在晝則爲事存而
盡歡樂之誠入夜則回思往事枕席有涕泣處庚辰
資憲公捐舘公年已七十八矣遵禮守制一如前喪

而拚擗痛隕仅有甚焉其意盖謂前有歷而後無望也考妣合葬而日夕之省雪後之掃不以小病或懈子侄請代之而不許八耋之年三喪啜粥顔色雖慽而筋力彌堅見者嘖嘖以爲神明所祐嘗於小祥後有浮症症甚危急醫言用鯉可生公泫然曰兩老俱不在吾年已八十生亦何樂死所甘心門人子弟垂泣強之遂復歔欷曰吾若以此而死是不勝喪耳始許之不日神效旋復啜素而猶以數日用權爲終身恨資憲公諱日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而每於是月也自朔朝進素饌至前三日又不飲酒不茹菜只朝夕

稀粥曰此所以贖前從權之罪也奉祀之節誠敬兩盡而大忌蘋蘩之需一視遠代每戒家人毋豐于昵將事之際哀號徹天有如初終嘗在諱辰之月家有乳狗當產恐值不潔心懷憂惘形於色發於言者數矣至諱日前數日狗自出產於他家祀後三日始含雛而返見者歎異之月朔必行茶禮齋沐如殷祭情盡之祀或行於族人之家而九十以後亦必擔舁進叅焉凡民有喪匍匐躬問聞人忌祭有愆必致誨複反正見人過失猶恐他知從間訓誨必至改之而後已家有一蒼頭素患酗酒嘗忤其父母父母來訴家

人請治公曰以此成罪將爲棄物此亦人子未可輕絶遂從容招立惻惻然爲陳父子之倫奴聞而流涕後不復飮嘗上墓展拜忽聞楸裏有丁丁聲未遽斥呼之際彼見而驚且劫出伏請罪乃隣村悍童也公曰後勿之童感悟而去竟以良人稱蓋平生無疾言遽色雖於子侄奴僕見其有過則溫辭以解之未或以怒氣加之待人接物至誠懇款無一毫修飾語雖狼毒蠢愚之人入其門聽其言無不驩然心醉諸子諸孫項領兟兟而未嘗見膝下夭憾門欄之內常有和氣暮景簞瓢屢空而處之晏如也兩弟偕老怡愉

湛樂人無間言山巿野服竟日相對口不言人之長
短當 英廟晩年優老之典逈出前古公以大耋屢
爵至崇政雖以 君賜不敢辭而每職帖至輒蹙然
不安曰樗櫟以不材壽何優寵之至此哉筆法遒勁
晉蜀俱善嘗躬繙先祖主簿公兩代洎旁祖縣監公
墓碑臨石自書時年八十一而字畫精緻無少玷誤
識者歎其心畫焉書籍筆硯老不離手儒賢善行古
今禮說見必手錄之用貽子孫戒文詞淸雅而其於
撰述則不屑也常曰人所以爲人只是不悖乎天不
愧于人無怍於心允蹈吾所當行之實地足矣何必

文爲吾若留心於文章則非但玩物喪志我死之後
人必以是爲稱我之具欺世之資甚非吾本心況已有
前人之文備矣疊之則剩也反之則亂也故吾知撰
述不如不爲耳仲氏同樞公嘗曰伯氏之賢未有堂號
公笑曰吾安有所謂號哉吾之居華山也苟吾賢不
患無稱但吾不賢耳然學者私相與語必稱爲華山
先生性嗜飲酒以醺爲節又喜花草尤酷於愛菊所
居之室環以百葩幽香晩馥四時不絶每於良辰月
夕輒以鶴髮鳩節嘯詠其中飄飄然有羽化遺世之
想焉玉貌丹唇老益華滋眉間瑩瑩常聚山河之氣

雞村翁野嫗一見皆知其爲有道之人也年四十後令聞休彰公議大定在浚之旄周窮之饑前後相望遠近陸續而迎送辭受惟義所在鄉薦道薦章牘日積公聞之未嘗不憂形於色以爲彼多士愛我乎愛我也欲使我誤了身名遂嚴勅子孫曰吾縱無奈人何獨不能禁汝曹誣於人乎以故子若孫於薦揚事不得不恝然也庚申繡衣李公彝章以孝行純至書啓癸亥量田御史元公景夏以固窮守正至白首不求聞知上疏褒薦之 英宗大王五十二年丙申春二月六日考終于華山之正寢是日午猶手執疑禮

問解一冊方食鐇閱且匙且覽既徹又良久諦視至
夜悠然如大寐距生年癸亥得年爲九十四計聞遠
近章甫奔走涕泣浦人峽氓亦皆相吊曰今世之仁
人亡同年四月某日葬于本郡彌力面竹谷乙坐原
貞敬夫人文氏生年後於公二歲卒年先公三十七歲葬
公之日遷自宅北附于公墓之左禮也有二男四女
男長若訥次若愚出系族叔父延慶後女長適李以
綱次柳涉次李後宗次李徵福若訥娶長澤高氏擧
四男一女再娶晉州姜氏擧三男一女曰學曾曰福
曾曰玉曾曰錫曾曰極曾曰祿曾曰默曾女適南重

夏餘幼若愚娶長興魏氏無育再娶寶城吳氏擧二
男三女曰肅曾曰恪曾女並幼內外孫曾之未盡產
未及長者不可勝數君子謂天理之可必者於是焉
在嗚呼渺余後學初何敢與論於狀德之文而不但
鄉誼世好不後於人高山景行耿結在心思欲一伸
其秉彝好德之誠者蓋已半生于玆矣一日南賢胤
以其家狀來泣謂余曰古人以畫像之一髮不類便
作別人況吾於吾親之狀其敢有毫絲溢語以自陷
於不孝之罪我余聞此言怵惕感動積慕之忱油然
並發有不能自禁者且念今世知公詳而服公深宜

莫知余余安敢以踰分爲拘阿好爲嫌而默然而已矣乎惟以不文再三辭不得然後始乃謹就其狀間附平日衆所共公之熟見稔聞者序次如右荒詞拙筆惟不能闡揚盛德光輝之萬一是懼奚暇於溢美哉昔李翺有言曰凡行狀誌銘皆門生故吏之諛詞不可傳信後世余嘗感服斯言而病世之爲者則今於狀公之文其不敢以責人者自蹈也審矣世之覽此者其知公之世德乎其不知公之實行乎欲知夫世德與實行盍觀乎天所以眷佑報施之若是其特且殷哉繼繼承承重仁累壽之餘公乃挺然降生道

學足以範時俗孝友足以感神明而又公之仲考諱亨宸壽八十仲氏同樞延壽壽八十八季氏同樞延齡今在世而壽已八十又俱以仁賢聞又姑母爲許梅軒後參奉玩之子潗之配壽九十而閨範聞於畿輔妹爲牟山安先生邦俊五代孫昌祚室壽九十而亦以烈聞於鄉又長督若訥年方七十童顏未改而孝養存亾克趾世美前後三喪日必上墓墓在十里外而祁寒大暑未之或輟若愚文藝學識蔚有士望又其後承之振振乃如是矣噫公之家何其壽考之多也亦何其皆壽而又賢也盖聞仁者壽又曰大

德必得壽公之壽則然矣而公之一身所屬前後左
右之莫不皆然則其亦可異而可敬也夫余後學及
門而承顔者亦屢矣竊瞯公稟性端仁持心謙恭與
物無競與世無求而至於淑慝陰陽之辨則凜然有
不可犯之色蓋其天資近道中以學力見識高明蹈
行眞篤是尚可以一節之孝爲先生稱道哉向在癸
巳長源禮以新 恩進侯門屛時公年九十一仲氏
公八十五歲季氏公八十二歲長胤六十二歲次五
十歲諸孫曾玄成行滿前歸然大廳儼然列侍髭髮
昭森金玉交輝淸談爽韻如陪仙翁和風慶雲怳入

壽域後生於此如醉如夢怳然自失默然自語曰鴻濛之世我未之知三正以降果有是否胡然而仙也胡然而道也商皓有四而吾未聞其兄弟也紫氣留言而吾未知其仁義也今日太史氏夜觀乾象有德星見抑有南極星出誰能張大此事以傳諸後使在中華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則定知此門之外時見巡狩之六龍而顧茲漠漠遐陬世無知者惟壽爲爵野老同歸晴耶命耶天亦何心余於伊日話於心者如此而至今着在肝膈矣抑公百年精神大抵是謙退韜晦四字符不惟不慍人之不已知惟恐人之或知

之則今此寂寥埋沒是公之所安也於公何損焉惟其謙然若虛闇然若晦故不知者有謂公優於德而短於才嗚呼是豈知公者哉惟世之立言君子尙亦鑑玆而裁擇焉

葵庵元集卷之九

附錄

行狀 丁巳

蒼軒洪判書耆燮撰

公諱長源字會一號葵庵姓任氏其先紹興名閥南宋之末神州陸沉吏部尙書諱灝乘石舸浮海至長興之天冠山下仍居而貫焉至諱懿仕麗朝官推忠佐理定策翊聖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諡貞敬是其中祖也一傳而有諱元順官宣忠安社佐理同德翊聖功臣三重大匡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上柱國

安定公諡文獻再傳有金紫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吏部事太子太師諱邦富三傳有中郎將
諱寶是生諱約入 我朝官承義校尉生諱錫命官
禦侮將軍生諱得昌官府使生諱光世以孫納陽君
發英貴 贈刑曹判書有菊潭公諱希重以文章名
世中生進移居于寶城是生花洞公諱百英繼以文章
中大小科官承旨是生軍資監正諱濟是生怡溪公
諱喜有鄉祠宇是生巨谷公諱時尹是生察訪公諱大
年是生實燕公諱子堂有文望 贈司僕正實燕公
之子諱鏡泰於公爲考官僉樞 贈左承旨參贊官

號好種軒姿性貞明氣象端嚴望之有宰相風度配
漆原尹氏原從功臣　贈吏曹判書東郊之女以
英廟甲寅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于玉坪外第外王
母宋夫人拊頂曰此兒必貴五歲受史略于伯父纔
一遍便了解伯父以天才目之十歲通經傳不煩教
誨鉤深探賾潛心於性理儀禮之說尤爲用力於書
易以至陰陽乘除之妙奇聞異蹟之書博涉窮靡
不精明癸巳慶科射策冠闈卽隷槐院權知承文正
字又被記注薦乙未除　孝陵別檢以過由限遞丙
申　英廟昇遐奔哭闕下用朱子挽阜陵韻進呈

國輓丁酉國有獄事公率僚上疏承勿憾予懷之
批庚子陞承文著作兼太常直長辛丑魁文臣製述
祗受賞典陞博士入太常寺監造祭脯飭令十日之
内日計十斤而止公私便之是年四月以 英廟實
錄記事官入史局六月陞典籍七月實錄成賞典有
差十月 除監察十一月遭內艱千里奔星幾至傷
孝有居喪雜錄自此無意於榮途惟以盡誠偏養爲
事丙午以持平乘馹以懋 聖學嚴懲討獎節義存
紀綱勉修省廣聰明思變通七事上萬言疏 上曰
諸條陳勉無非切實爾於新入之初有此言事極庸

嘉乃 特命以疏中關繫時弊者書下列邑使之逐條遵行七月擇除騎郎俾守 文孝世子魂宮以曾經侍從伏閤上疏以東宮喪變後 慈聖誠敎中有疑端二字故請亟刪雖未蒙 允溫批諄懇復與三司連 啓終未蒙 允四月拜掌令又陳萬言疏疏未及上以在外遞九月丁大人憂澌毀踰禮有從喪衣墨一弓庚戌服闋又除掌令承諭上京又拜宗簿正觕革假郎帖私施之謬辛亥二月輪對入侍 上見其老而白問年數幾何對曰臣年五十八 上曰時則可白之時而亦太白承宣問所懷公以 瑨桑之

奉安名山自是典禮之重而十數年因循不行 聖
意難愼非不仰揣事體所在還甚未安亟令奉安于
各處恐不可緩 上命禮曹稟旨擧行三月又拜掌
令上十漸疏尾附懲討之請時有懲討疏勿捧之
教喉院還出給遂以違牌見罷又拜掌令實錄登
遞又 啓討逆不允因問湖南年事壬子拜直講時
有侍從中擇差之教移拜庇仁縣監辭 陛之日
聖教勤懇秋大歉厲氣四熾公夙夜惕念規劃賙賑
公餉不足以給遂減需自備五百包又與道伯爛商
補賑之方招集鄉人議取升鄉人差任禮補用其所

全活者萬五千二百餘口又令都尹持米藿輪行分給于飢民中染病婏解者賑畢設宴與民偕樂以善賑賞典監賑御史李肇源以責鄉補賑閭來可疑之說謄　啓而銓臣徐鼎修請罷　上曰道路之言不可全信姑先拿處及議處捧供收告身旬餘日　特命恩敘浩然歸鄉冬十月以庇仁三稅晩裝歸罪舊官勘配公州　特命分揀臘月　特除掌令甲寅正月入侍朝參禮　啓曰臣於向日躬行祈穀之禮深得至誠格天之理朝則雪化爲雨暮則雨轉爲晴天人相與若是孔昭究厥所以允矣惟誠孚格之驗

捷於桴鼓請加 聖學益懋克誠 上曰言甚切實
又 啓曰帝王之學不專在於讀書講義凡日用動
靜政令施措之際曰敬曰勤曰仁曰義孰非爲學之
方而成始成終只是箇誠天下萬事皆本於人主之
一心誠則一不誠則二國之安危民之休戚俱繫此
心之誠不誠如何耳請深留 聖念焉 上曰言又好
矣又 啓曰今日悠悠萬事莫急於導養 元子夫
以岐嶷之睿質方在乎尺之冲年其所以早導而夙
養之顧不在今日乎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書曰若
生子罔不在初萬世貽孫之謨莫先於今日之迪冲

今日迪冲之道莫大乎誠之一字請深加 聖意焉
上曰言亦好矣又熟視而顧左右曰此臺臣無劣
書而能爲此啓辭乎兵判徐有防對曰然 上稱賞
久之又 啓曰合辭中諸賊莫非覆載難容之極惡
大憝臣等不共戴天之義固皆不得請則不得止者
而經年玩愒漫積公車之故紙 殿下每以例批批
之甚至或以付丙爲諭一部春秋無地可讀 聖明
之所以處之如此者恐有欠於誠之之道亟允三司
之請以洩一國之憤 上曰前所啓許多辭儘好儘
好而當此同慶之時又何爲發此啓其止之其止之

公起伏而對曰莫嚴懲討之啓 聖上豈可力止之
臣亦豈敢旣始旋縮乎乃得以畢其說 上曰不可
批矣又 啓曰洪樂任三兄弟以劇賊之從子倖逭
廳坐之當律而亦被拂拭之恩並廁金玉之列若此
不已後患無窮請寢寵擢之 命以嚴隄防發啓未
半 王音甚厲曰又何發此啓公不對而連啓之
上又低聲曰亦何以臺諫爲非乎畢啓後聞備而止
公遂辭職出班大司憲林著喆奏掌令懲討之論誠
得臺體請令出仕 上曰允及罷朝李尚書秉鼎出
而語人曰今日朝參任掌憲一人而已是時朝象不

靖公遂拂衣南下其後再除掌令三拜納言連以在
外遞八月又以獻納入侍時公季弟以三場連捷直
赴殿試　上謂公曰弟爲及第豈不奇哉其文亦頗
善作乎日工夫何如對曰自少頗有才名矣又問高
廷鳳亦能文乎對曰素有文名又問湖南年事多有
所對朝退後命承宣書功令科　御製策題一本以
賜之仍在薇垣又上萬言疏首論華城之役中討邪
學之魁尾陳勉君德八條疏　批曰時政俗弊其
疏萬言爾能不汚於骪骳鶻突之痼習者鄉居之效
也附陳八條條條得進言之體可嘉可嘉爾疏中其

所爲孝之義可與知道者道云云孰謂如爾踈蹤言之若是有理是哉是哉仍 傳曰今日納言之疏卽無論本意之識不識開口語到城役一事欲勸不諱之風當從此等處許可遂陞拜司諫命題名於忠臣錄掌令鄭最成發啓彈駁 批略曰爾所謂可罪子則曰可賞若變不卽明示弦章無以定其趍向爾則削職 特除公同副承旨公逡巡違牌者三 傳曰以矯俗弊示弦章之意雖已特除官至下大夫者廉防不可使之放倒銀臺清貫亦異閒司宜令一伸特拜順川郡守使之當日辭朝公不得已出肅是夜又移

拜肅川府使三疊入謝四疊發行執義韓致應繼發彈啓 上嚴批削職勅令停啓已未北使告訃公假右尹御迎慰而還按使韓用龜以不善支勅 啓論四邑公獨免譴先是 上以務本之意令八路支舊守令製進農書公先述 列聖勤劬之美制文陳西陲風土之異宜殆近萬言而進呈是年冬持平申龜朝劾奏肅川衙客傔從受賄差任事就吏納供判旨若曰觀此爰辭條下可知其衙無他客傔亦即送彈文肯綮自歸於責僧喉肉前此此因旣擢又補不惟惜其人亦所以惜其官也況其年前一疏非妄發卽

愚忠其間節次驟躐未必專出於有激而爲者今於
孟浪之事不令濯出淸江則竊恐人人者因此因舌
蔽一言曰使此囚還任然後西民知言事之效卽令
放還公感恩涕泣歸語其子曰乃父偏荷 聖恩愈
往愈深汝須克體余意圖報涓埃也會有日食之變
公親自禜救見盆水中日光如盪輒涕流被面觀者
異之六月二十八日仙馭賓天公攀擗號哭如喪考
妣氣窒成病連服峻劑強起視事府之南有德水洞
洞有栗谷先生祠宇年久頹廢公捐俸修葺東西各
立門一曰曉洞門一曰春山扉手書其額而記之城

東有大衍亭先是　大行大王觀德于後苑約以十巡凡五十矢而所中爲四十九特以劃紙　命下本府時府使金曦仍作亭公愴念遺事爲文揭壁招集境內武士逐朔講射於此完約而壽其蹟邑有卵貢之弊比年營官責應總之爲船監所貿入而價廉物踊舉皆凋殘公別立新規營貢則預給其價以紓民力官供則一並革罷許多虛伍之中　皇朝遺氓　璿派避裔之見侵者悉免簽簿捐俸防役其他補民凋及市人之弊並令錮革節目垂久扁其政堂曰時雨軒併詩文以侈其稱三歲爲政闔境謳誦欲立生祠

影幀已成公聞而收之捐廩補獘之餘或有羨剩則
散而施之於親戚故舊不以爲自肥之計是以家契
常淡如也十一月御史吳翰源入府大閙越三日入
平壤移囚論罪又囑道臣啓貶請拿銓官以外補貶
罷不宜施行之意覆 啓時三邑倅同入拿啓因
慈聖特旨承安徐之命矣辛酉又因金吾混啓破拿
收告身五月肅川新倅以舊官搬移公物事誣報按
使 啓請拿勘適當 大行朝常期之日冤繫圜扉
未叅哀班痛貫結濇不覺失聲大慟一府皆驚而府
讞多歧竟流丹城有居謫日記癸亥 特旨蒙放行

詣新安祠謁兩先生影幀又覲先楸於大平洞歸臥故山惟以守分明農爲暮年樂事公天姿重厚風標峻嚴孝友盡誠爲子弟者之標準學問夙就爲章掖者之袖領遁籍而斷飲斥土而購書屋後靜處逐夜祈天雖未聞祝釐之辭而要不出忠君愛國之至誠每當先忌宿戒持齊到老躬執不許子弟之攝行曰吾不祭如不祭聞人之喪雖非親戚當日撤膳夙興盥漱冠巾而坐閱覽書籍講習門生自少而不喜紛競於進取常以韜晦自警及至釋褐謹避權要絕無攀援介然特立於朝遇事輒諍見枉必彈以是見憚

於人屢經擯侵三謫五拿然秉執愈確不以紬辱介
懷含默愼言雖於燕閒之間語不及監修實錄昵侍
記注等事與人言常溫溫有團和之氣而至於義理
關頭凜凜然有不可犯者教子弟甚嚴以忠孝爲大
節以名利爲餘事每於侍側之際諄諄提諭曰人之
所以志於科者將以忠君孝親也欲忠於君而先欺
其君欲孝於親而先欺其親者決非臣子之道與其
奔競而倖科曷若韜晦而安分乎在西邑時以力學
勸農待人接物之事授書勉之聞見者咸曰法家明
訓得人書牘徐徐圻緘恐傷字畫私人書札不涉眼

目淸人年號不留墓碣從子登科鬻庄土而飾聞喜
之宴季氏不諱以衰麻而賻舊御之妓謹奉慈氏之
遺訓終身不近官娼嚴畏國家之公禁到老不許私
庖此雖細微皆可爲教人之法見人有過失則不少
容貸侃侃深責使之有自新之效或有違於禮教者
尤加峻斥嘗有鄰人將娶承喪之女諱其實借書於
公之長胤公知之答其子而火其書又有居喪而卜
姓者適過公門公指示而戒諸子聞人之善行則亦
必疏而記之褒而揚之至若三島公之勳勞西齋公
之節義默庵公之實行或狀或記跋以贊其美其文

字之闡發幽隱表章遺芬者題詠之陶爲性情寓之諷感者凡十數弓而藏之於家家有三屛一寫祭義及祠堂敍立之圖一題自省箴四十八句草書一篆書誠敬二字各足二句詩而筆法亦精妙入神以爲傳家之寶種葵於庭以寓向日之誠而名其廬曰葵庵年彌高而學愈勤神不眊而體益健顔如渥丹聲若鳴球眼睛清瑩若明星不鏡而能作細楷有一監察品之以七星之精詩以贊之甲子春率諸子弟修掃塋域而沉呻至二月六日疾革長胤泣請遺命公曰後當有命將至屬纊問此何時對曰寅時言訖遂

奄然歸化過十餘日長哀枕塊假寐公入夢警責曰爾何不讀禮而晝寐耶自後廿數年間子弟或有過誤則必以怒色現有一善端則以喜色現以是敬謹之心常如侍側四月葬負甲之原癸酉移葬坤山己卯二月又緬奉于梅岳之巽原以長胤壽躋二品
特贈公禮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配貞敬夫人昌原丁氏諱就愼女以　英廟丁巳三月十三日生自幼及笄婦德咸備事舅姑克孝饗賓祭以禮雍睦之敎成於閨閤觀感之化及於鄉里年滿九旬躬執縫紝
純廟庚寅以九十四齡道臣趙台寅永狀　聞陞貞

夫人丙申以年滿百歲左揆洪公鳳周筵 啓命陞貞
敬令道臣特致米肉此是優恤之盛典也以是年正
月二十一日卒合祔公墓有三男二女長房龍材娶
羅州吳泰源女辛卯中司馬爲其老特授五衛將兼
僉樞戊戌以年八十陞嘉善追 贈三世亞房鳳材娶
靈光丁時赫女季房龜材娶縣監忠州朴孝德女長
女適鎭川宋文裕瓢翁之後孫也次女適蔚山金龍煥
河西之後孫也龍材一男曰晃娶淸州郭林徽女五女
長適金寅煥次適李得元次適李箕大次適朴東淳
次適朴斗純鳳材一男曰昌娶義城金相休女慕齋

之後孫也一女適宋復純龜材一男曰晏娶閔慶崔
鳳擧女一女適吳壽興晃有一男三女男曰思悰長
女適星山玄啓默疊有二男一女男曰思允思文餘
並幼內外曾玄多不盡錄嗚呼蘭以薰自燒膏以明
自盡以公之勁直難言宜乎坎坷而不容於世矣然
以若文章之炳蔚道德之純粹遭遇　聖明之主嘗
特異之眷敢言於不敢言之地能行於所難行之事
磊落光明深得爭契克贊謨猷庶幾致遠而皇天不
吊奄哭中途仙寢未冷衆嘔漂山竟罹泣玦之禍不
收賜環之後蘭臺遺蹟曷勝慨然公之孫思文袖其

狀要余以立言余以世好辭不獲已謹舉其梗槩遂
爲之狀

墓誌銘 並序 壬子

石梧尹直閣致英撰

聖人御世必有爭臣我 正宗大王樂聞讜議以敢
言受知者故叅判任公諱長源其人也公字會一號
葵庵任之先顯於南宋爲紹興名閥吏部尚書諱濡
始因新亭之悲以石舸渡海結椒於長興天冠山下
遂籍焉至諱懿仕麗朝官太師開國公謚貞敬生諱
元順官太師安定謚文獻生諱邦富官門下平章
判吏部事生諱寶官中郎將生諱約入我 朝官承

義校尉生諱錫命官禦侮將軍生諱得昌官府使生諱光世以孫汭陽君發英貴　贈刑曹判書生諱希重號菊潭中生進以文章名世始移居寶城生諱百英號花洞中大小科官承旨繼以文章名世生諱濟官軍資監正生諱喜官軍資監僉正有鄉祠字生諱時尹生諱大年官察訪生諱子堂號寶燕有文望　贈司僕寺正生諱鏡秦官僉樞　贈左承旨配漆原尹氏英判東郊女寔公考妣也以　英廟甲寅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外王母宋夫人有藻鑑甚鍾愛曰此兒必貴五歲受史學于伯父栽一讀輒了悟伯父亟

穪大才甫十歲通經旨不煩師敎鉤賾微奧尤用力於商書深契於義繇性理儀禮靡不博究以逮後進者多發巳增廣對策寬闈即隷槐院被記注薦乙未除 孝陵別檢過由限遞丙申 英廟昇遐進國輓庚子陞承文著作兼太常直長辛丑文臣製述居魁秖受 恩賞又例陞博士時太常貢人以造脯輒濫屠寺官或與分利公思以痛革飭令十日日計十牛而止公私便之四月除 英廟實錄記事官六月陞典籍七月 實錄成秖受馬帖十月 除監察十一月丁母夫人憂千里星行幾於傷孝有居喪雜

錄一袠丙午五月 除持平承駒 召上萬言疏一
曰懋 聖學二曰嚴懲討三曰奬節義四曰存紀綱
五曰勉修省六曰廣聽明七曰思變通疏奏 上優
批嘉歎 命以疏句中關繫時弊者書下郡縣俾各
遵行七月 除騎省分司郎以 文孝世子魂宮之
重有擇擬 命十二月以前啣封章盖以 小喪後
慈聖誨教有疑端二字請以亟毁 上以 慈教出
於慮患元非指的雖不 賜允可 批旨溫諄丁未
拜掌令九月丁大人憂哭踊澌毁如前喪有後喪哀
墨一呇庚戌六月 除掌令承駒 召十一月 除

宗簿寺正本寺有假郎帖私施之謬提擧欲署朱公
不許聞者難之辛亥二月以輪對入 侍 上問何
時上來年爲幾何如彼老乎 天顔温粹酬酢如響
承宣問所懷公以 璿系寳牒四名山 奉安禮也
近歲因循不擧宜令亟行爲奏 上可之三月 除
掌令上十漸疏尾陳懲討時有懲討疏勿入之 教
喉院還之 牌招不進坐罷十一月 除掌令登賓
筵 上問自鄉上來又問湖南年形壬子四月辟爲
直講閏月移 除庇仁縣監是秋大侵公一念憂惕
百方規劃與按使議取鄉任禮賂以補公賑又私備

五百包穀所全活飢民爲萬餘口以賑最秪受 恩
賞御史李肇源論鄉任禮賂銓臣徐鼎修請罷 上
教以問於繡衣旣不露跡詳覈云姑先拿處及置對
只收告身未一旬蒙 特敘是冬又以本縣三稅晩
裝勘配公山 特命分揀旋 除掌令甲寅 上行
臨門朝參禮公以盆懋誠心勉 聖學又以導養
元子爲先務首尾累千言以誠一字爲本末 上動
容嘉納顧左右曰此臺臣無夠書而能爲此奏對嗟
嘆久之又請三司所 啓允從 上以當此同慶之
時其止之爲 批又請戚臣洪樂任兄弟竄擢之

命亟賜反汗 王音甚厲曰其止之公連 啓之
上察其戇直只問備而止在 筵宰臣退而私語曰
今日朝叅任掌憲一人而已其見憚類此戊午 除
獻納登賓 筵 上曰獻納進前弟爲及第豈不奇
幸其文甚善平昔工夫何如仍 命承旨書功令科
御製策題一本以 賜之時季氏居三場策文魁有
直赴 殿試之命故也乃在薇垣又上萬言疏首論
華城之役中討邪學巨魁之類尾附八條陳勉有曰
移園于花山建都于柳川閱四五歲費億萬金賣出
於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意也言甚切厲方治疏時宰

力止之公不顧禍福竟上達人莫不懼之亦莫不韙
之及下 批若曰爾能不汚於亂敝鶻突之痼習條
條得進言之體其所爲孝之義可與知道者道仍
下教曰凡難言之言言之爲難能言目下所不敢言
之言欲勸不諱之風當從此等處許可遂陞 除司
諫命題名於忠臣錄居數日憲臺鄭最成 啓駁䟽
事 批曰導之使言不中無咎如爾者抉瑕聲罪爾
亦不率教中一人以今習氣能有納言之䟽竊幸今
世亦有徑情之士爾所謂可罪予則曰可賞爾則削
職仍 特除公同副承旨公逡巡違牌召者三 上

教曰以矯俗弊示弦韋之意雖已 特除官至下大
夫者廉防不可使之放倒宜令一伸順川郡守 除
授當日辭朝是夕引對 天語款款卽移肅川府使
遂啓裝未幾亞憲韓致應復發前 啓 批答略曰
臺閣又出鄭最成朝家痛斥最成者欲示好惡定趨
向大抵優容於長源者爲朝象也世道也事屬華城
關係何如容與斥間决不可旣提復提自明日此啓
勿爲捧入仍削亞憲職其翌 啓遂停己未勅行假
右尹衘迎慰訖接使韓用龜以不善支勅 啓論四
邑當罷公以 特旨免 譴 上嘗以務本之義令

八路文蔭守宰製進農業策公先陳 列聖勤劬之美制次陳西土俗尚之異例凡萬餘言以進之庚申持憲申飭朝 啓論公傔客受賕請行遣 上令拿問及納供略陳曖昧狀 上判下曰其所昭脫在於置對一路觀此爰辭自歸於責僧咲肉此因既擢又補不惟惜其人亦所以惜其官名也設有多小妄發務當曲護周遮一以聖諭一以立懦況年前一疏非妄發即愚惠今不合濯出淸江竊恐人人者因此因而因舌使此因還任然後知言事之效能使臺綮不敢鹹即爲放送六月 上禮陟公呼號擗踊如喪考

妣至成服勺飲不進嘗有日變見盆水中日光如盪
縷靡浹襟觀者異之府之南有栗谷先生祠捐月俸
重葺手書曉洞門春山扉二額揭東西門城之東有
大衍亭先時 大行王觀德于後苑凡十巡獲四十
九矢以畫紙 下本府其時府使金曦仍作亭公愴
念 先王遺事爲文揭亭壁勸境內武力成完約以
壽之本府素凋瘵卯貢爲厲民階添價以革之 皇
朝人及 璿派子孫悉免簽伍以庫餘補其役所謂
市人救弊補民堈救弊皆公製錦餘事命梅軒日時
雨並詩文以後楣闔境謠誦議生祠影幀成公聞而

收之是冬御史吳翰源囑道臣譴擧寘水又自請拿
銓臣以外補不宜貶罷 啓稟 批以下考施行時
三邑俱當就吏因 貞純聖批特旨公獨承安徐之
命辛酉正月金吾混置拿 啓收告身繡衣又疏論
因 批教事已肅川新府使以公搬移公物誣報按
使金勉柱 啓勘六月就圜扉二十八日郎 大行
王常期也身旣係縻未趂哀班煩醒冤啇不覺大慟
府隷咸驚府獄將傳輕猝有岐議竟流配丹城 大
行王甫晏駕遽相陵籍如此癸亥 特旨賜環以匹
馬角巾還故里是公立朝事君之終始也公天姿重

厚風儀峻整事親以孝兄弟以友其質行於齊魯近
性愛酒及通籍絶不飲又不近女色喜書奏有譽者
輒責土買之家居每夜北向拜天心必有禱要之爲
忠愛所激值私忌先三日持齊將事盡其哀節祀必
躬行及衰未嘗少怠子弟請代行輒曰吾不祭如不
祭聞人之喪雖非戚舊必一日廢膳與人言常温温
有園和氣至於義理關頭凛然不可犯每日必夙興
取井花盥漱衣服冠而坐讀書講磨門人自繹禍不
以進取爲謀避權要如修隙無攀援力益歛崎不偶
側目者衆累見侵擯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主

之以謹嚴含默抱憂國之心愼憂國之言嘗昵近耿
光又監修實錄而未曾語及於燕居時視孔光不言
温室樹無愧教子弟有法戒華競勉韜晦懇懇垂訓
不外乎忠君孝親以不欺爲要道在西邑因臺彈就拿
特荷　異數感激涕泣語子弟曰乃父偏被　聖恩
愈往愈深若輩克體余志圖報涓埃又以力農力學
待人接物申申善誘人皆稱詩禮古家侄子麒材登
虎榜嚮莊燕喜李氏不諱所御西妓以衰麻賻之得
人書緘必徐圻恐刓缺其盡此數事雖細微亦係實
行切禁家人私庖或言公位躋大夫年迫大耋盍亦

時具割烹公曰國有禁義不敢寧啖得菜根以保桑
楡見人有過不少假貸必痛責以開自新之路有違
於禮者尤峻嚴嘗有鄰人將娶承喪女其長胤不省
裏許替書禮簡公聞而嚴繩火其書製三屛一曰祭
屛寫祭儀二曰寢屛寫自省箴三曰枕屛篆書誠敬
二字如紀甗彝鼎可以爲傳世寶年彌高而體益壯
顏如渥丹聲如鳴玉秀眉明眸瀅如華星七耋不鏡
而作蠅頭楷金鉤玉索宛然蚕種一名士爲詩贊曰
前身定是七星精此皆公翰墨間事亦臻其妙篤於
奉先以九世祖妣墓碣多誤書告由祛清人年號癧

子側自丹而還先至楸下改服虔祀先世勳勞人家節
義實行悉爲之狀俾壽其傳顏其居曰葵庵種葵爲
庭實盖取向日之誠有詩文十數卷藏于家是公修
身齊家之終始也甲子二月六日考終于第訃聞自
朝家別致賻以同年四月葬負甲之原癸酉十一月
移葬負坤之原己卯二月又緬奉梅岳之巽原以長胤
壽躋二品 特贈公禮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配貞
敬夫人昌原丁氏婦道咸備配德匹休以 英廟丁
巳三月十三日生 純宗庚寅以齡九十四道臣趙
台寅永狀聞 命陞貞夫人以寵之 憲宗丙申以

年百歳左揆洪公奭周　筵白又陞貞敬夫人令道
臣月送米肉而致問乃追念故承宣夫人之異數也
朝家優恤之盛典於是乎至矣盡矣以是年正月二
十一日卒二月十九日合祔公墓有三男二女男長
龍材娶羅州吳泰源女辛卯中司馬因　特旨授五
衛將兼僉樞盖優老也戊戌以年八十陞嘉善追
贈三世寔公平日未遂之至願豈不偉哉次鳳材娶
靈光丁時赫女次龜材娶縣監忠州朴孝德女女適
鎭川宋文裕蔚山金龍煥龍材有一男五女男曰晃娶
清州郭林徽女女適金寅煥李得元李箕大舊持平

朴東淳竹川後孫朴斗純鳳材有一男一女男曰昰
娶義城金相休女慕齋之後孫女適宋復純龜材有
一男一女男曰晏娶閭慶崔鳳皐女女適吳壽典晃有
一男三女男曰思悰女玄啓默李宇烈文昌烈昰有
二男一女男長思允次思文女適李炳玟典籍熙采
子晏有一男三女男曰思烈女朴重榮中祥求宋沅
內外曾玄多不盡錄嗚呼士有能自爲材耶惟世之
用不用爾公之處際殊別生大有之時荷不世之遇
翺翔臺閣垂數十年能行人所難行言人所難言以
結 主知蔚名嘉猷庶幾都俞磊落明白推誠自好

故忌者多攻之急雖危而得無害者實 正廟斷斷
忠赤故以瀾汚而雨露之坑坷而袵席之恩山德海
隆天厚地公之平生可謂榮顯莫哭梧雲而泣荷衣
卒使之位不稱德抑亦世不爲材也公又何憾乎今
距公愈邈懼 公蹟寖湮公之孫不以銘屬他人以屬
致英者豈以致英言爲可信也歟然則銘之其不可
信銘曰
公能昌言有焯青汗不迎利趍不畏勢反魚水中擢
進退而坎困于翼飛終垂以歛哲人所厚君子是則
百世在後眂玆牲石

墓表 癸未

松石宋公綺老撰

公諱長源字會一葵庵其號也冠山之任遠系紹興有諱灝官吏部尚書當宋末見神州陸沉至于長興之天冠山下仍貫而居焉子孫仕于麗朝諱懿定策功臣安定君開國公謚貞敬一傳而諱元順三重大匡開府儀上柱國安定公謚文獻再傳而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邦富三傳而中郎將諱寶寔生諱約始事我朝官至校尉生諱錫命禦侮將軍生諱得昌府使生諱光世以孫泗陽君發英貴　贈刑曹判書其子日希重司馬兩試號菊潭以文章鳴世始移居寶城

生諱百英中大小科官至承宣號花洞亦以文章繼
顯生諱濟軍資監正生諱喜軍資監僉正號怡溪生
諱時尹號巨谷及當丙子倡起義旅寔公高祖也曾
祖諱大年舊察訪祖諱子堂號寶蕪早有識望 贈
司僕寺正考諱鏡泰官僉樞 贈左承旨號好種軒
端莊嚴厲儼然有宰相風致配漆原尹氏原從功臣
贈吏曹判書東郊之女公以 英廟甲寅十二月二
十二日生于王坪外第外王母宋夫人有藻鑑撫頂
曰此兒必貴五歲受學于世父天姿穎達不煩教誨
公甚愛之甫成童博通經典尤用力於性理之說而

以至陰陽筭數之學莫不精通癸巳 慶科對策居
魁八槐院俄薦記註乙未除 孝陵別檢丙申 英
宗昇遐用晦翁阜陵挽進韻製進丁酉獄事上章承
勿慽予懷之 批庚子陞拜承文著作辛丑文臣製
述居魁陞博士旋八太常當造脯令一旬之內日計
十牛而止公私便之是年四月以 英廟實錄官入
史局六月陞典籍七月 實錄成賞典有差十月
除監察十一月丁內憂戴星而行哭踊過度若不勝
喪有居喪雜錄一弓恨其不得終孝無意進取惟偏
養是事志體兩至丙午以持平有馹召之 命仍陳

萬言疏懋 聖學嚴懲討奬節義立紀綱勉修戚廣
聰明思變通諸條也 上嘉納以疏中關繫時弊者
命書下列邑使之遵行七月除騎省分司郎守
文孝世子魂室盖以曾經侍從也小喪後 慈聖諺
教有疑端二字公封章亟請查覈 上以 慈教之
元非持的縱未 允可 批旨溫諄丁未四月 除
掌令又陳萬言疏疏未達而卽遞九月遭外艱柴毁
踰禮幾至傷孝有哀墨一冊庚辰服闋又 除掌令
尋拜宗簿正本寺曾有假郎帖痛革其弊辛亥二月
以輪對入侍 上見其衰老垂白問年數幾何對曰

臣年五十八 上曰早白且問所懷以 璿牒之藏
弃名山我 朝典則而十數年來因循不行 聖意
攸在非不仰揣事體所重似涉未安亟遵已例恐合
事宜 上命春曹稟旨舉行三月又拜掌令上十漸
疏尾附懲討烏時所阻未克徹而還出以賓對登筵
又 啓討逆不 允壬子四月拜直講閏月 特除
庇仁縣監及其辭陛 聖教諄懇秋遇歉兼有沴氣
公憂形於色捐廩五百包爲之救急且陞鄕而藉其
力以補公賑賴活者萬餘口以賑最 聞衹蒙 賞
典時直指監賑誤聞傳說以責鄕補賑論 啓銓臣

請罷 上曰道路之言不可全信姑先拿處及其議
處只收告身旋卽 恩敍冬以庇仁稅船晩裝勘配
公山旋 命分揀仍 除掌令甲寅正月行朝參禮
啓曰臣於向日躬行祈穀之禮朝則幻雲作雨暮則
捲陰爲晴天人相感捷於影響請加 聖學益懋克
誠 上曰言甚切實又 啓曰今日之務莫先於遵
養 元子 上曰言亦好矣又顧左右曰此臺臣無
務書而能爲此 啓乎兵判徐有防對曰然 上稱
歎久之又請三司所 啓討逆之事亟賜 允從
上不允又 啓曰洪樂任三兄弟倖逭應坐之當律

而亦被拂拭之恩並廁金玉之列若此不已後患無窮請寢寵擢之 命以嚴隄防發 啓未半 玉音甚厲曰又何發此 啓公不對而連 啓之 上又低聲曰亦何以臺諫爲非乎畢 啓後問備而止遂辭出班都憲林著喆奏掌令徵討之論誠得臺體請令出仕 上曰允及罷朝李尚書秉鼎出語人曰今日朝參任掌憲一人而已公見朝著不靖遂決意南下後除掌令者二納言者三并以在外遞八月又以獻納入侍公之季弟連捷三場直赴 殿試 上謂公曰弟爲及第豈不奇哉其文亦善作平日工夫何如對曰自少頗有

才名矣又問高廷鳳亦能文乎對曰有文名且問湖南年事多有所對纔退 命承宣書功令科 御題策一本以 賜之又上萬言疏首論華城之役中討邪學之魁尾附勉 君德 批若曰時政俗弊其疏萬言爾能不汚於觥斂觴突之痼者鄉居之效也附陳八條條條得進言之體可嘉可嘉爾疏中其所爲孝之義可與知道者道云云孰謂如爾踈蹤言之若是有理是哉是哉仍 傳曰今日納言之疏卽無論本意之識不識開口語到城役一事欲勸不諱之風當從此等處許可遂陞拜司諫 命題名於忠臣錄掌令鄭宙成發 啓彈駁 批曰爾

所謂可罪予則曰可賞若覆不卽明示弦章無以定其
趍向爾則削職　特除公同副承旨公遂巡退縮違
牌者三　傳曰以矯俗弊示弦章之意雖已　特除
官至下大夫者廉防不可使之放倒銀臺淸貫亦異閒
司宜令一伸　特拜順川郡守使之當日辭　朝夜又移
拜肅川府使三覆入謝四覆發行執義韓致應又發彈
啓上嚴　批削職勅令停　啓己未北使告訃假公右尹
銜迎慰而還按使韓用龜以支勅失宜論　啓四邑公獨
免譴先是　上令八路守令製進農書公先述
勸之美制且陳西陲風土之異宜殆近萬言而進呈是

年冬持平申龜朝劾奏肅川衙客傔從之受賄差任
對吏納供 判旨若曰觀此爰辭可知其衙無他客傔
亦即送彈文自歸於責僧咬肉前此此囚既擢又補不
惟惜其人亦所以惜其官也況年前一疏非妄發即愚忠
其間節次驟躐未必專出於有激而爲者今於孟浪之
事不令擢出淸江則竊恐人人者因此囚舌蔽一言曰
使此囚還任然後西民知言事之效即令放還公感
恩流涕歸語其子曰偏荷 聖恩愈往愈深汝須克體
余意圖補涓埃會有日食之變見盆水中日光如盪輒
淚下沾襟觀者異之及其六月二十八日 仙馭上賓之後

始驗其故公自聞 國哀攀擗之狀如喪考妣府之南
有德水洞洞有栗谷先生院宇年久頹廢公捐俸修
葺城之東有大行亭先此 大行大王試射後苑約以十
巡凡五十矢而所中爲四十九以劃紙下本府時府使
金曦仍作此亭公興感遺蹟述其事揭板乃與鄉之武
士課朔試藝邑有卿貢之弊公盡新規而紓民力並與
官供而革罷軍案之冒錄者一切改正其外補民瘼及
市廛之苦瘼亦爲蠲減自是政平民和至立生祠而公
聞卽毁撤如有廩餘則不歸私橐輒施之於親戚之不
能自謀者是冬御史吳翰源入府誤廉囑道臣請拿銓

臣以外稱貶罷不宜施行之意覆　啓時三邑倅并八
拿　啓因　慈聖特旨竟蒙安徐之　命辛酉又因金
吾混　啓被拿告身五月新倅以擅移公物誣報按
使　啓請拿勘屬當大行朝常期因此寃繫未參哀
班中夜號泣幾乎霣絶府隷爲之動色仍致讞議之
爽實流配丹城有居停日記癸亥以　特旨宥環鄉
里公姿性敦厚氣象整肅忠孝可以移人文學足以
範俗纔通籍斷其嗜飲以土易書日夕講讀每夜北
向拜祝其忠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且當先忌痛慕
之狀若袒括之時聞人有喪雖非親戚食必行素念

絕名利足跡不及於權倖之門鶚立朝端遇事生風臺閣之間直聲大振由是而爲人媢嫉三謫五拿而所執愈確不以爲介平居樂易而至於義理關頭凜若秋霜教子侄必以義方對宗族極其敦厚先世碑碣不書淸國年號以示秉執之義從子登第鬻其庄而用其費不近娼妓不許私庖見人有過不少饒而嚴加警責使之自新嘗有隣人娶喪家之女掩其實借公長胤之書公知之笞其子而火其書家有三屛一寫祭儀二寫自省箴三書誠敬筆法遒勁傳爲家寶種葵於庭用寓向日之義扁其楣曰葵

庵筋力老而愈健神思朗然眼精無減能作蠅頭
字有一名士擬之以星精贊之以詩文墨之間發潛
闡幽著不可勝記有稿十數卷藏之于家甲子二
月六日疾革考終于正寢長胤泣請遺命公曰後當
有命將屬纊問此何時對曰寅時言歇而終後旬餘
長胤假寐公警責曰爾何不讀禮而晝寢耶覺來一
夢儼若在時茲後數十年之間子弟或有過失則必
以怒色現如有善端則以喜色現由此恒若待側敬
謹之心不敢少忽四月葬負甲之原癸酉舉緬坤山
己卯二月又移奉于梅岳巽坐之原以長胤壽躋二

品追　贈公禮曹叅判兼弘文舘提學配淑夫人昌
原丁氏通德郎就愼女兵相諱鵬七世孫也以　英
廟丁巳三月十三日生幽閒溫淑之態出於天性事
舅姑以誠敬君子無違待姑娌以寬御婢僕有度爲
婦爲母皆取法焉　純廟庚寅以壽踰九十四因本
道狀　聞陞貞夫人丙申以年滿百歲左揆　筵啓
命陞貞敬　特賜米肉以示優老之典用其年正月
二十日卒合祔巽阡有三男二女男長龍材娶羅州
吳泰源女辛卯中司馬壽階通政授五衛將兼僉樞
戊戌以年八十陞嘉善貤　贈三世次鳳材娶靈光

丁時赫女李龜材娶縣監忠州朴孝德女訥齋之後
也女長適鎭川宋文裕瓢翁之孫也次適蔚山金龍
煥河西之後也龍材一男五女男曰晃娶清州郭林
徽女女長適蔚山金寅煥次適完山李得元次適星
山李萁大蔭持平次適珍原朴東淳竹川之孫也次
適綿城朴斗純鳳材生一男一女男曰亶娶義城金
相休女慕齋之裔也女適礪山宋復純龜材擧男女
各一男曰晏娶聞慶崔鳳擧女女適錦城吳壽興晃
畜男一女三男曰思悰娶南原梁璣楫女女長適星
山玄啓默次適廣州李宇烈次適南平文昌烈亶有

二男一女男長思允娶安東金咸煥女次思文娶琺原朴重儉女直提學諱熙中後孫也女適陽城李炳玟典籍諱熙采之子也妾畜一男三女男曰思烈娶光山金基翰女琺原朴重榮高靈申祥求礪山宋沆皆其女婿也思悰有男三女一男長周鉉夭次夏鉉五鉉思允畜二男一女男圭鉉珏鉉女鄭炫錡思文有三男一女男曰國鉉孝鉉女適珍原朴董宣思烈有男二女二男典鉉餘曾玄多不盡錄噫鳳凰羽虫之長而百鳥望而怪之以其稀出而稀見也以公材器之宏偉文學之高明謀猷之崇深際遇 聖明偏

荷 寵眷則可期事業之無窮宜在公卿之列而所不
能者忠信質直不得與衆上下是其所怪者在身見
不相容也然而富貴而雖至於將相生無令名之可
稱則死與草木而同腐如公者位不過下大夫而出
處之間一言一行將有辭於後世矣其於與草木同
腐爲何如也溉其根者必食其實今其子孫不可以數
計可謂栟枝之樹生于庭而鳥之棲者相抱其子矣豈
不盛哉公之孫忠文屬余以鐫表之文公之實蹟已於
洪台尹公之狀誌纖且悉矣復何贅焉難孤其勤托之
意終不可以不文辭謹綴如右

祭文

門人金寅煥 河西後孫

嗚呼先生 聖世英姿稟賦高明神骨魁奇平生道學近乎生知滿腔忠悃出天孝思花洞賢胄菊潭攸基有源醴泉有根靈芝之山斗雅望儒林主司丙科大闡董策賈詞獨登瀛洲章彙陸離遺特勇往許身臯夔出入諫院三朝著龜華城一劄瑞鳳鳴岐 恩降自天銀臺華資八分憂湖關萬口豐碑羣林一發覔抵險巇千里嶺徼泣玦踰期尚念象魏每夢龍攀髯髮勝昔一節險夷靡貳 特降感激涕洏索居田園進退

得宜惟余小子晩拜皐比數年甥舘承誨孜孜護短扶長望鶩以騏誘掖汲引如鐵遇磁況余伯父在昔追隨金蘭好契冰玉心期德不孤隣斯文不衰青龍告哭喪我家師公時自西躬吊賫咨感結幽明餘淚緜緜自玆柩衣旣喜且悲屢蒙提諭視若嬰兒曰三大節人之秉彜薰陶咀嚼所得不些庶幾蔑學幸免騃癡天胡不仁而遽至斯承凶內怛沉痛切肌山摧樑折吾安仰止龍亡虎逝山海遼邈上而哭公下而哭私嗚呼哀哉若之何其先生素履盖嘗管窺道淑尤翁學願仲尼悅親之孝華誥上追愛君之忠庵癸

向曦砥矻頽波玉玄磷緇金繩鐵索上抵軒羲嗜踰
芻豢明析毫氂甲子仲春適拜屛楣方嬰二豎謂非
難醫詎意仁人壽止於者人生自爾行止有靡殯未
臨次窆不導輀祥期奄迫聊致荒辭遠供薄菲羞
侑以茲永歎摺傷吾道其隤惟應精爽配神與祇
高馳遐舉箕尾是騎東窮暘谷西薄崦嵫雷車日
轂玉鸞雲旗俯睨塵寰覼然以噓擬賦些章神其
來祁尚　饗

後學吳相漢 進士

嗚呼已矣於斯世愀然不復見如我先生矣能言人

之所不能言能行人之所不能行堅鐵介石不足諭其牢確勁風迅雷不足諭其貞直在古人亦難與令人寡合忽焉沒兮復誰之存先生冠山人也讀書三十年文章乃成四十而釋褐出入仕路又三十年其偉績嘉言照人耳目若乃居家行誼狀者誌之立朝直截史氏書諸二郡之治績政教香於耳碑于口民到今稱之小子於斯不復贅一說而小子之知先生者得於人所不知處深有所自服者往在辛酉先生以事見忤被 恩譴在嶺陬粵壬戌仲秋余自方丈而東渡南江往候之時先生春秋六十有九容色勝

昔無慽爾憔悴之狀言笑寬平有怡然自得之意小
子不覺欽艷私語於心曰此爺平日所養果如斯否
夫以湘臣梁傅之所不能先生獨辦能之先儒所云
君子履險不變所守者此歟昔蔡西山被黨禁謫顔
色自如朱子歎曰元定不負其所養先生其庶幾近
之乎惜哉以此所養行其所蘊則其豐功盛烈有不
可量 天赦纔蒙鬼猜旋至使我先生終不得展布
而居然棄斯世此小子之知先生則深矣不能無惑
於天也天乎人乎先生胡至於斯嗚呼先生之於小
子眷愛偏深受箴亦多矣不幸先生之喪也適有薪

憂不得奔而執歛先生之葬也又値西行不能往而臨壙來哭 靈筵亦後於人幽明之際小子實負一聲長吁此恨曷極數行哀辭哭以吾私不昧者存庶幾來格嗚呼哀哉尚 饗

謹題葵庵先生遺集後 門人朴琮休 訥齋後孫

於乎休哉葵庵先生卓落之質剛中之德先言其居家行誼則孝於親友於弟信於友而已而乃至於門生之來學也講於斯習於斯孜孜諄諄二經四禮之的性理陰陽之辨靡不用極於精妙且至於擧子業功令文亦其多術於敎授則九十諸生之氣質偏駁

雖未成刻鵠之類其爲矜式觀感豈淺尠而止哉先
生釋褐四十以後則爲親之屈也立朝事業危忠直
節讀十度疏章則舉筆不忘規諫布在靑史之閣而
乃登　正廟朝一等忠臣錄且覽二府著績則視民
如傷仁治銘在蒼生之口而莫遏生祠堂一片影子
幀其不盛哉可不敬哉嗚呼先生修齊治平之學又
何敢贊一辭乎能誨人所不能誨能行人所難行故
三朝舊臣一斗悃愊聖鑑之說不諱之風風動一世
而間多衆咻或拿或謫每被　恩宥圖報涓埃三載
匪所少無憔悴愁慽之容顏自有仗義任風之氣象

此豈非烈烈凜凜之所素養者乎嗚呼先生經學之
才才有所未行用有所未闡後或以天監孔昭公議
所在倘有貤贈之階耶曰我師生之義恩嚴並行幸
升門墻執禮問疑覺睡擊蒙時時眷眷不厭不倦三
尺皐比一團和氣藹然洋溢於摳衣鐫誨之席矣在
家而面命如是在京而手書如是其薰陶漸染涵泳
造詣豈曰小補之云乎先生素履程朱後學尤栗遺
範扶世道立人紀不越乎忠孝二字講前聖勉後進必
稱曰賢愚一揆擬陪杖屨永承衣鉢矣嗟余小子輩
無祿也歟先生乃考終於甲子二月初六日君子之仁壽

豈止七旬師弟之分義難作九原泰山頹矣學海渴矣每讀文集一遍謦欬永閟手澤尚新愀然僾然不覺失聲長哭昔蘇學士祭歐陽公文曰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其卒章又云上以爲天下慟下以哭吾私余於葵庵先生集亦云爾

葵庵遺集跋

桃隱李參判教寅撰

余在童丱曾見葵菴任承旨公所著功令文數篇勁遒灑落決非科臼中口氣心竊艷慕之近年又得遺集一卷槩其文從字順不事雕繪而志之所寓氣隨而發往往若斷岸千尺孤松屹立傲氷雪而干雲霄其性

情可想也已及讀論華城疏萬言直令人㦝然口呿兩膝自跽嗚呼華之役倘近於遊衍觀美之擧則處言地者雖牽裾折檻猶可也此有大不然者　正宗大王我東方大聖人也以冠百之孝率子來之民備罄誠禮宏垂遠圖不欲以天下儉其親凡當日盈廷紳笏疇不欽頌乎感將順之不暇而公迺起跡踈遠挺身叫閤謇謇諤諤慮　明主憂治世是豈不識聖意之所在而然哉這箇直夫亮節不顧時議不恤身謀只知有事君以忠盡言無諱而已負孜諫林可言而言猶不易也矧難言而言尤豈不難乎哉究竟衆猜羣

休百計擠陷而恩眷彌篤寵章蕃錫知遇之盛禮待之隆固已聳動一世而 國乘記其事稗史載其疏抑將傳百禩而耀萬目其視兜攬華膴緘默而苟容者追琢藻采淺儇而無實者奚翅黃鵠之於桃虫也昔胡致堂尚論陸宣公奏議以爲文章果餘事余於癸菴集亦云

輓詞

公是春堂友陪從蓋有年渺茫窮海際磅礴孕奎躔釋褐餘三紀承恩上六仙豈無知者道如彼得君專忠赤一言蔽雌黃衆口傳化兔猶未返詠鵩已堪憐秖是報無地終看隕自天湘龍起雷雨遼鶴馭雲烟

斂跡南崗下懸心北斗邊年華催逝水露薤咽荒阡
杖屨無消息風流已杳綿薪憂違執紼哀誄淚如泉

右都事鄭胄煥

老去朋儕日漸稀惟公於我晩相依徵盃洛北隣僑
舍聯盖湖西共賑飢嶺外衰髭云勝昔山陽暮笛遠
生悲呼兒更讀華城劄餘敬令人曉盥薇

右郡守金直休

時淸復見洛陽才藉藉英聲冠省臺雅望允爲當世
重風流儘自古人來十年寵辱雲千變萬事荒凉夢
一廻惟有葵庵庵上月夜深留照碧山隈

右校理高宅謙

哭公公不但歸拜　聖王明齒爵三朝老文章一代名
人間棄毁譽天上須　恩榮若遇吾先子神交又弟兄

右叅奉鄭在勉

文章多困厄　聖主亦恩私銅虎分憂去金雞帶赦歸
玉塞惟孫夢珠郎但落暉老臣千古恨匪爲之明時

右叅奉安浩

天奪吾師賢道心孰復傳冊悃葵三朶素心月萬川
遺芳千載後功業百年前嗟我門生輩於何考德焉

右門人尹在益

曾拜 聖恩登紫禁今將雅望屬青山更從何處瞻
眞象一樹梧桐霽月彎

右門人金若浚

公之生也 聖明辰處世尋常毀譽頻德望斗山高
莫仰文瀾江漢浩無垠彈章北闕丹忱炳遠處南湖
白首呻呫帳于今遺鉢感願承教誨更誰因

右門人朴玟休

道德淸朝望貞忠社稷臣夕陽丹旐路白髮淚沾巾

右門人尹在頤

何限登臺省誠難得我公須看戊午疏獨有古人風

緋衣曾紆寵褒封未罄忠棣華萋並遽南服轉欲空

右注書洪晩燮

文章今李杜忠直古逢干衣鉢愀然閟諄諄何處看

右門人再從侄衡材

以公才德際明時士友南州大有期晩路風塵違素志殘年湖海賦歸辭葵軒曩襮賀康強氣蒿里翻驚奄忽悲一束生芻憑莫致只題哀輓淚雙滴

右進士柳 埴

想象先生隱几靜每欽風操動儀形當年宦海風波地一路長沙是獨醒

右金 潞

誠敬工夫座有屛筆留心畫見平生萬言叫閤天褒煥三品陞階地分淸刻鼎每懷風樹感扁庵恆寓日葵誠六仙樓上多仙侶何事從仙白玉京

右進士吳 檝

金玉其聲介石姿雙全忠孝一身爲婉容愉色省親日直疏抗言報國時絓結誠心天有感經綸事業世皆知人間公道終難掩應建千秋廟享祠

右門人尹在衡

葵庵元集卷之九

余守山陽之明年有一雅士袖帙而來屬余而爲文曰此吾曾祖葵庵公遺集而懼其世遠湮漏將謀鋟梓盍爲之一言以壽其傳也來者爲誰任思文是已余辭以文拙曰公之文章忠節已載 國乘而况尹輔國致秀序其集洪尚書耆夔贊其行尹學士致英誌其墓前人之述備矣又何贅焉思文曰所請跋耳其恳彌切乃按而敘之曰吾生也後雖未能登門而覿德觀於咳唾之餘可知舉一毛而知全鳳之美矣其亮腸直節發爲文章混乎若江流之奔放凜乎若孤松之特立讀十漸疏則謇謇諤諤今世之魏徵也

讀華城疏則勤勤懇懇後世之陸贄也豈非文章之
黼黻耶至若詩賦序記之各臻其妙無一字一句之放
過深得古人之聲韻體格然此則在公猶餘事耳盖
其居家修身之道立朝事君之節皆從學問中做出
來者則片言隻辭莫非忠孝爲之權輿也豈不偉哉
豈不盛哉然則公可謂治世之文　聖主之臣公諱
長源葵庵其號取諸向日之誠庭實而自號云
崇禎紀元後五癸未暮春日安東金靖鎭謹跋

惟我曾王考通政大夫行承政院同副承旨兼經筵
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贈嘉善大夫禮曹叅判兼同
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五衛都摠府
副摠管葵菴府君遺還 正廟以忠言讜論著爲文
章使鳴國家之盛疏章中十漸疏華城疏藏在芸閣
永垂無窮於乎盛哉然則文集之刋不刋於府君無
所損益而竊惟本稿之藏于巾衍者不爲不多若遂
泯漏而已則不但九十門生之責也實爲後承之羞
也不肖爲此懼不量力將謀梓而全部之不能盡刊
其於力不逮何哉就其中詩賦疏序記跋若干篇彙

分類聚分成三冊猶賢乎已耶盖此篇出於亂稿
者既無先後編次之序此則奇叅奉字萬精察周詳
訛字改之漏字籤之遂成一部完篇豈非斯集之大
幸也耶詩什則宜有古詩五七言長短律之類抄者
而所作非一時且年月之未詳因以混次抄成元集
故敢名曰葵庵元集而本草無一遺漏寫在全冊年
譜與續集留俟後日後之人有能以吾志爲志者則
必有續成之日惟在雲仍繼述自勉之如何云爾
崇禎後五癸未季夏下澣不肖曾孫思文感泣謹識

叅判提學葵菴府君素負忠直遭遇 聖明歷事
三朝恩渥彌隆龍雲之會魚水之契萬言疏奏十
漸劉對偉古之人罔專厥美 正廟寶鑑多載文
蹟卿宰賢流蓋嘗撰論策箋銘箴纂儲緗袠雖使
簇頡難以枚揭不肖淺見何敢贊辭惟恐剞劂屢
世未遑斗汗鳩籍幾乎湮漏迄于思文議到述昔
力既纖綿謀爰僉同羣書元集若干叅訂分爲三
卷遂登鋟梓粧黃芸青章章足徵都乎舊蹟煥然
雯新監戒子家壽傳于世於乎休哉感幸感幸然
而全書惜未廣敷勢雖使然慊有餘感倘族來仍

復修潤焉
昭陽協洽乾月上澣從曾孫思勳謹識

嗚呼葵菴任先生學問德業忠義文章爲百世所景仰而其遺集未能鋟行此實後學之一大恨也噫先生盖當 正廟盛際歷選翰院責難陳善直矢亮節不顧時諱振士氣於消沮扶世道於抗捏贊襄三朝文明之治樹立之功赫然如此則可以流芳於後世矣至若十漸疏華城疏之載在 國乘己有 朝家之崇奬儒賢之撰頌至矣盡矣而發揮引重無復餘蘊余何敢贅說乎然而世道稍

降集藁易逸常恐乎泯漏矣今幸先生之曾孫思
文文蒐輯遺編屬余繕寫將爲刊行是固夙昔之
願也況與不佞高王考典籍公爲表從道義相孚
敬愛交摯則安敢以人微手拙爲辭耶盥薇敬讀
長辭清韻咳唾珠玉宛若親炙乎 函文之逵後
之學者因此溯繹則先生之道學文章蓋可想也
夫茲於叅訂印布之日忘其固陋略書如右
崇禎紀元後五癸未孟夏日後學漆城尹炳殷謹識